

萬有文庫

第一集第二編五種

王雲五主編

偽經考

(上)

康有為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省立新竹高中國書館



00010730

萬有文庫

第一集五種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偽 經 考

(上)

康有為著

國學基本叢書

010730

偽經考目錄

南海康有爲學

秦漢六經未嘗亡缺考第一	一
史記經說足證偽經考第二	一一
漢書藝文志辨偽第三上	三九
漢書藝文志辨偽第三下	七九
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辨偽第四	一〇三
漢書儒林傳辨偽第五	一〇九
漢書劉歆王莽傳辨偽第六	一二五
漢儒憤攻偽經考第七	一四一
偽經傳於通學成於鄭玄考第八	一四九
後漢書儒林傳糾謬第九設文序輯附	一六九
經典釋文糾謬第十	一八一
隋書經籍志糾謬第十一	一〇五
偽經傳授表第十二上	一一一

偽經傳授表第十二下

二五九

書序辨偽第十三 尚書篇目異同真偽表附

二八七

劉向經說足證偽經考第十四

三三三

吾爲偽經考凡十四篇。敍其目而繫之辭曰：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閱

二千年歲月日時之綿，聚百千萬億於纓之間。學統二十朝王者禮樂制度之崇嚴，咸奉偽經爲聖法。

誦讀尊信，奉持施行。違者以非聖無法論，亦無一人敢違者，亦無一人敢疑者。於是尊孔子之經，以與周

公而抑孔子爲傳。於是掃孔子改制之聖法，而目爲斷爛朝報。六經顛倒，亂於非種。聖制埋瘞，淪於蒙霧。

天地反常，日月變色。以孔子天命大聖，歲載四百，地猶中夏，蒙難遘閔，乃至此極，豈不異哉！且後世之大

禍，曰任奄寺，廣女色，人主奢縱，權臣篡盜，是膏累毒生民，覆宗社者矣。古無有是，而皆自劉歆開之。是上

爲聖經之篡賊，下爲國家之鳩毒者也。夫始於盜篡者，終於卽真。始稱偽朝者，後爲正統。司馬盜魏，稽紹

忠，曹節矯制，張奐賣習，非成是之後，丹黃亂色，甘辛變味，孤鳴而正易之，吾亦知其難也。然提聖法於既

墜，明六經於闇習，劉歆之僞不黜，孔子之道不著，吾雖孤微，烏可以已。竊怪二千年來通人大儒，肩背相

望，而成爲啓惑，無一人焉發奸露覆，雪先聖之沈寃，出諸儒於雲霧者。豈聖制赫闇有所待邪？不量輕薄，

摧廓僞說，犁庭掃穴，魑魅奔逸，擊散陰翳，日躔星呀，冀以起亡經，翼聖制。其於孔氏之道，庶幾禦侮云爾。

光緒十七年夏四月朔，南海康有爲廣廈記。

述敍既訖，乃爲主客發其例曰：客問主人曰：偽經何以名之新學也？漢藝文志號爲古經，五經異義稱

爲古說。諸書所述古文尤繁。降及隋唐。斯名未改。宜仍舊貫。俾人易昭。主人喟然曰。若客所云。是猶爲劉歆所給也。夫古學所以得名者。以諸經之出於孔壁。寫以古文也。夫孔壁既虛。古文亦賈僞而已矣。何古之云。後漢之時。學分今古。既託於孔壁。自以古爲尊。此新歆所以售其欺僞者也。今罪人斯得。舊案肅清。必也正名。無使亂實。歆既飾經。佐篡身爲新臣。則經爲新學。名義之正。復何辭焉。後世漢宋互爭。門戶水火。自此視之。凡後世所指目爲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卽宋人所尊述之經。乃多僞經。非孔子之經也。新學之名立。學者皆可進而求之。孔子漢宋二家退而自訟。當自咎其夙昔之昧妄。無爲謬誣者矣。客又問主人曰。別僞文。正新名。既得聞命矣。主人所著毛詩僞證。古文尙書僞證。古文禮僞證。周官僞證。明堂月令僞證。費氏易僞證。左氏傳僞證。國語僞證。古文論語僞證。古文孝經僞證。爾雅僞證。小爾雅僞證。說文僞證。既徧攻僞經。何不合作一書。滄海之觀。既極。犁軒之幻。自祛。發蒙曉然。絕其根株。離而貳之。鄙猶惑諸。主人曰。僞經雖攻。然其蒂附深遠。未能盡去也。百詩證王肅之僞書。而王書自行也。司馬證劉炫之僞傳。而劉傳自傳也。吾採西漢之說。以定孔子之本經。亦附新學之說。以證劉歆之僞經。真僞相校。黑白昭昭。是非擡擡。雖有蘇張口吐舌撻。無事膺聚於此。致啓曉曉。客又問主人曰。主人之於文字。既攻許學之僞矣。然三古之真字不傳。後世之野文日增。傳流有緒。無如說文。雖亂淄澠。猶有寄君。若舍波長。將何依因。主人曰。文字之別。有戶。有門。尋端釋緒。承變相因。若欲復篆。中隔漢隸。難逾此關。魏晉爭亂。書體難越。更難求真。唯開元之定今隸。爲後世之矩繩。於今用之。正極爲衡。開成石經。干祿字書。九經字樣。五經文字。依此寫定。是師是承。其張唐二本。如桃

槐聚刊說文石經兩體並存。九經字樣。不言石經。然曰經典相承。卽石經之類也。考中郎刊正本主今文。南閣積撰專宗古學。今尊石經。其諸雅正歟。門人好學。預我玄文。其贊助編檢者。則南海陳千秋。最勤而敏也。其校讎譌奪者。則番禺韓文舉。新會林奎也。

偽經考卷一

南海康有爲學

秦焚六經未嘗亡缺考第一

按後世六經亡缺歸罪秦焚。秦始皇遂嬰彌天之罪。不知此劉歆之偽說也。歆欲偽作諸經。不謂諸經殘缺。則無以爲作偽竄入之地。竄有秦焚之間。故一舉而歸之。一則曰書缺簡脫。漢書藝文志楚元王

傳。一則曰學殘文缺。漢書楚元王傳。又曰秦焚詩書六藝從此缺焉。漢書儒林傳。史記儒林傳亦竄入。

又曰秦焚書散亡益多。史記儒林傳竄入。學者習而熟之。以爲固然。未能精心考校其說之是非。故

其偽經得乘虛而入。蔽掩天下。皆假校書之權爲之也。今據史記及諸傳記條別證之如左。

三十四年丞相斯昧死言。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

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集解。徐廣曰。一

無法令二字。以吏爲師制曰可。史記秦始皇本紀。

按焚書之令。但燒民間之書。若博士所職。則詩書百家自存。夫政斯焚書之意。但欲愚民而自智。非欲自愚。若并祕府所藏。博士所職而盡焚之。而僅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是秦并自愚也。何以爲國。史記別白而言之。曰非博士所職藏者悉燒。則博士所職。保守珍重。未嘗焚燒。文至明也。又云若有欲學。以吏爲師。吏卽博士也。然則欲學詩書六藝者。詣博士受業。則可矣。實欲重京師而抑郡國。彊幹弱支之



計耳。漢制郡國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猶因秦制也。夫博士既有守職之藏書。學者可詣吏而受業。詩書之事尊而方長。然則謂秦焚詩書六藝遂缺。非妄言而何。然而二千年之學者。遂爲所惑。雖魁儒輩出。無一人細心讀書。祛其僞妄者。豈不異哉。

或疑始皇紀云。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然則秦焚書之意。蓋深忌士之學古。而專欲其學習法令。豈焚書之後。尚有聽習詩書之制。則所謂欲學者以吏爲師。必爲學法令明矣。釋之曰。秦焚詩書。博士之職不焚。是詩書博士之專職。秦博士如叔孫通。有儒生弟子百餘人。諸生不習詩書。何爲復作博士弟子。既從博士受業。如秦無以吏爲師之令。則何等腐生。敢公犯詔書。而以私學相號聚乎。不師今而學古。乃一時廷議之虛辭。至詣博士受詩書。則一朝典制。佐驗顯然。必不能以虛辭顛倒者矣。朱子語類。亦有秦只教天下焚書。他朝廷依舊留得之說。見卷一百三十八。

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毀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

以始皇起。史記李斯傳。

按秦始皇本紀云。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以李斯傳考之。云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無法令二字。此爲當時令甲。故史公錄之。無一字異。二文互證。然則法令二字。爲劉歆所竄亂者。可見矣。徐廣所見。猶是史公原本。十二諸侯年表云。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徐廣曰。一云治國聞。亦是史公原本如此。然則史記若是之類。其爲歆所竄者。皆可以此推之矣。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能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蹀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懼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輸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僊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隄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徒邊。史記秦始皇本紀。

按秦雖不尚儒術。然博士之員。尙七十人。可謂多矣。且召文學甚衆。盧生等尊賜甚厚。不爲薄也。阮者。僅咸陽諸生四百六十餘人。誣爲妖言。傳相告引。且多方士。非盡儒者。漢鈞黨殺天下高名善士百餘人。然郡國不遭黨禍之士。尙不啻百億萬也。伏生叔孫通。卽秦時博士。張蒼卽秦時御史。自兩生外。魯

諸生隨叔孫通議禮者三十餘人。皆秦諸生。皆未嘗被阮者。其人皆懷蘊六藝。學通詩書。逮漢猶存者也。然則以阮儒爲絕儒術者。亦妄言也。

二世皇帝元年。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成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曰。下軼毀。所置凡七廟。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議與穀梁王制。禮器荀子合。博士之議固存也。

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太史公曰。斯知六藝之歸。史記李斯傳。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史記蕭相國世家。  
按焚書在始皇三十四年。阮儒在始皇三十五年。始皇崩於三十七年七月。戊卒陳涉反於二世元年七月。李斯誅於二世二年七月。漢高祖入咸陽。在二世三年十月。自焚書至陳涉反。凡四年。至高祖入關。凡六年。自阮儒至陳涉反。凡三年。至高祖入關。凡五年。阮焚之後。尚有荀卿高弟。知六藝之歸。李斯其人者。爲丞相。死於陳涉反後。阮焚至漢興。爲日至近。博士具官。儒生甚夥。卽不焚燒。罪僅城旦。天下之藏書者。尤不少。况蕭何收丞相御史府之圖書哉。丞相府圖書。卽李斯所領之圖書也。斯知六藝之歸。何收其府圖書。六藝何從亡缺。何待共王壞壁。忽得異書邪。事理易明。殆不待辨。

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歟。歸

然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或為選首。於是明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逸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史記儒林傳。

按儒林傳言戰國編儒，然齊魯學者不廢。又言高帝圍魯，諸儒講誦習禮樂不絕。又言聖人遺化好禮樂之國，於文學其天性也。漢興，諸儒修其經藝，習大射鄉飲之禮，諸生弟子隨稷嗣而定禮儀。高惠文景雖不好儒，而博士之官仍具，以斯而觀，凡抱禮器之孔甲，被圍之諸儒，定禮之諸生，具官之博士，皆生長焚書之前，逃出於阬儒之外。所云講誦所云經藝，皆孔子相傳之本，加有口誦，非城旦之刑，數年之間所能磨滅，必不至百篇之書亡其大半。逸禮周官左傳，若罔聞知也。然則焚書阬儒，雖有虐政，無關六經之存亡，而偽經突出哀平之世，固不足攻，即出共王安國之時，亦不足攻矣。

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史記孔子世家。

按諸儒講禮於孔子冢，不過鄉飲大射之篇。儒林傳同。皆十七篇所有。孔子之書藏於廟，自子思至漢凡二百餘年不絕，而孔襄嘗為孝惠博士，忠武延年安國，光皆傳尚書為博士，所謂傳十餘世學者宗之也。史遷讀孔氏書，又嘗觀其藏書之廟堂，及車服禮器，又講業其都，未嘗言及孔廟所藏之六經。

有缺脫而歎息痛恨之。獻王、共王、安國所得之古文，自尙書外，有毛詩、周官、逸禮、左傳，爲孔氏世傳之所無。未嘗一贊美嘉幸之。劉歆欲立古文，而孔光不助焉。然則孔氏之本，具在不缺，無古文之名，亦無後出古文之書至明矣。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漢書楚元王傳。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史記陳餘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史記張丞相傳。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漉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史記酈生傳。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適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適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史記陸賈傳。

劉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部。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史記劉敬傳。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卽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鑿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四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徒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擐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  
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

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叢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卽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史記叔孫通傳。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法。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法所。漢書賈山傳。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史記賈生傳。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爲蜀郡太守。漢書循吏傳。

右見史記漢書者。并伏生。申公。轅固。生。韓嬰。高堂生。計之。皆受學秦焚之前。其人皆未阬之儒。其所讀皆未焚之本。博士具官者七十。諸生弟子定禮者百餘。李斯再傳爲賈誼。賈祛。一傳爲賈山。皆儒林淵源可考者。統而計之。其一。博士所職。六經之本。具存七十。博士之弟子。當有數百。則有數百本詩書矣。此爲六經監本不缺者一。其二。丞相所藏。李斯所遺。此爲六經官本不缺者二。其三。御史所掌。張蒼所守。此爲六經中祕本不缺者三。其四。孔氏世傳。六經本不缺者四。其五。齊魯諸生。六經讀本不缺者五。其六。賈祛。吳公。傳六經讀本不缺者六。其七。藏書之禁。僅四年。不焚之刑。僅城旦。則天下藏本必甚多。若伏生。申公之倫。天下六經讀本不缺者七。其八。經文簡約。古者專經在諷誦。不徒在竹帛。則口傳本不缺者八。有斯八證。六藝不缺。可以見孔子遺書復能完千歲。郝說可以祛。鐵案如山。不能搖動矣。



# 僞經考卷二

史記經說足證僞經考第二

經學紛如亂絲。於今有漢學宋學之爭。在昔有今學古學之辨。不知古學皆劉歆之竄亂僞撰也。凡今所爭之漢學宋學者。又皆歆之緒餘支派也。經歆亂諸經作漢書之後。凡後人所考證。無非歆說。徵應四布。條理精密。幾於攻無可攻。此歆所以能欺給二千年。而無人發其覆也。今取西漢人之說證之。乃知其僞亂百出。而司馬遷史記統六藝述儒林淵源具舉。條理畢備。尤可信據也。察遷之學。得於六藝至深。父談既受易於楊何。遷又問書故於孔安國。聞春秋於董生。講業於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其於孔門淵源至近。孔子一布衣耳。而於周本紀十二國世家。遷皆書孔子卒。因尊孔子爲世家。太史公自序曰。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於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孔子世家贊曰。言六藝者。皆出於夫子。可謂至聖矣。自序曰。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此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其預聞六藝。至足信矣。雖其書多爲劉歆所竄改。而大體明粹。以其說與漢書相校。真僞具見。孔子六經之傳。賴是得存其真。史遷之功。於是大矣。儒林傳詳傳經之人。今以爲主。而孔子世家。河間獻王。魯共王世家附焉。竄附之說。並辨於後。

孔子世家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釋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

子慎生鯨。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鯨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驥。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遷所述六經篇章。皆義孔氏世家傳授。齊魯儒生講習如此。六經完全。皆無缺失。事理至明。史遷去聖不遠。受揚何之。易於父談。問書故於安國。聞春秋於董生。講業齊魯之都。親登孔子之堂。觀藏書禮器。若少有缺失。寧能不言邪。此爲孔子傳經存案。可爲鐵證。

#### 河間獻王世家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之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 魯共王世家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王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

古文諸僞經。皆託於河間獻王。魯共王。以史遷考之。寥寥僅爾。若有搜遺經之功。立博士之典。史遷曾

信六藝豈容遺忽。若謂其未見。則左氏乃其精熟援引者。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不容不見矣。辨詳於下。此爲無古文之存案。并儒林傳考之。古文經之出於僞撰。鐵案如山。搖不動。萬牛回首邱山重矣。

儒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

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卽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

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按申公爲荀卿再傳弟子。高祖至魯。已能從師。而見轅固生。至景帝時罷歸。年九十餘。當秦時。年已二十餘矣。韓生爲文帝博士。必爲當時耆儒。三家蓋皆讀秦焚前書者。齊魯諸儒生千百。而三家所傳。其歸一也。其爲孔子之傳確矣。三家之外。史公無一字。此爲孔子詩學存案。而後有舍三家而言詩者。其真僞可引此案決之。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旣通尙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微。不能明也。自此之後。

魯周竊孔安國、雋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

按伏生當孝文時，年九十餘，計當焚書時年已六七十矣。從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之時上推，魯滅於楚，當莊襄王元年，僅三十七年，正值春申君爲相之時。荀卿自齊歸春申君，伏生當其時已二三十歲矣。上距孟子，亦不過數十年。齊魯諸儒生千百，而治尙書者唯伏生爲首。藏書之禁僅數年，藏書之刑僅城旦，不能害也。然則伏生之書爲孔子之正傳，確矣。此爲孔子書學存案，而後有舍伏生而言書者，其眞僞可引此案決之。

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傅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邱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按禮以高堂生爲最本，而高堂生傳禮凡十七篇。孔子世家所言諸儒習鄉飲大射在其中。王制所言冠昏喪祭鄉相見在其中。禮運昏義所言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在其中。孔子傳十餘世不絕，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其爲孔子之傳，確矣。此爲孔子禮學存案，而後有舍高堂生之禮而言禮者，其眞僞可引此案決之。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

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易不經焚爲完書。上自商瞿爲嫡派。下至田何楊何。太史遷爲楊何再傳弟子。其爲孔子之傳尤確矣。此爲孔子易學存案。而後有舍田何楊何而言易者。其真僞可引此案決之。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邱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春秋但有公穀二家。胡毋生孝景時爲博士。且以老歸矣。其傳春秋。必在秦前。上述春秋云。學者多錄焉。則齊魯諸生傳春秋之盛可知。其爲孔子之傳確矣。此爲孔子春秋學存案。而後有舍公穀而言春秋者。其真僞可引此案決之。

或疑諸經古文不列學官。以儒林傳從功令依博士敍之。其不列學官者。自不能及。釋之曰。若古文爲真。古文逸書亦不列學官。而儒林傳已言之。同爲不列學官。於古文逸書則詳之。於毛詩逸禮周官左傳則略之。豈情理乎。此可一言斷也。

按史遷述六藝之序。曰詩書禮樂易春秋。凡西漢以前之說皆然。論語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經解。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莊子天運篇。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徐無鬼篇。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列子仲尼篇。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又曰。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荀子儒效篇。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商君書農戰篇。詩書禮樂。春秋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諸所言六藝之序如是。皆以詩書爲稱首。無以易爲先者。更無以書先詩者。王制。冬夏。教以詩書。秦本紀。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舉詩書者。至繁。誠不勝數。聊舉數條例之。從無異說。此爲孔門六經之序存案。可爲鐵證。其有舍史遷儒林傳而顛

倒其序者。其真僞可引此案決之。又按史記外戚世家。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盤降。春秋譏不親迎。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自序。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又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時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又曰。伏犧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法。史公於此數條。皆有顛倒。此則行文顛定之筆。於傳經體式次敘無關者也。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

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鄉。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廢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

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

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

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鷲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伏犧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按漢書司馬遷傳載遷報任安書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腳。兵法修列。下云。及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十二諸侯年表云。表見春秋國語。合此三條觀之。如邱明兼作二書。太史公乃舍其春秋而稱其外傳。豈理也哉。或疑作國語者爲左邱。作春秋傳者爲左邱明。分爲二人。則報任安書明云。及如左邱明無目。則明明左邱明矣。二人之說。蓋不足疑。左傳從國語分出。又何疑焉。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史遷敘六藝之指，兼及其所受六藝之學，著書之由，見書之故，少則講業齊魯之郡，長則續纂太史之職，天下遺文古事成集，不言孔氏有古文之逸經，則偽經之證，殆不足辨也。

凡此數條，史遷所傳孔子六藝之源流，至足信者。凡詩三百五篇，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其詩，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傳之有齊魯韓三家，無所謂毛詩者。其書，上紀唐虞之際，無舜典，但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其八字作九字，後人追改，辨見於下。以魯共王世家考之，無所謂壁中古文尚書者。其禮，唯有高堂生所傳十七篇，而無逸禮三十九篇。周官五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也。其易，則伏犧畫八卦，文王重六十四卦，孔子繫之辭，無以爲周公作，亦無有序卦雜卦二篇，亦無十翼之說。傳授人，自商瞿至田何，再傳至楊何，無所謂古文費氏也。其春秋，唯有公羊穀梁二家，無所謂左氏傳也。經師皆先秦之遺民，去聖不遠，經次與經解相合，證應無分。據以考孔子全經，具著於是。人共熟讀，無由竄亂，故能條章明秩，如日中天。誠經學之象魏，先聖之護法，學士之瓊寶。今據之以攻古學，若發矇焉。知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周官、費氏易、左氏春秋，皆偽經也。於以洗二千年歆莽之僞氣，復孔聖傳授之微言，皆賴於此。學者知其真者，乃能辨其僞者，悟於此義，思過半矣。儒林傳雖粹然完書，然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又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又云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此三條，是劉歆竄亂以惑人者。考六經之傳，有書本有口說，博士所職，孔廟藏書，是傳

本也。然吳祐寫書，汗青盈車。其子輒以蕙苴之勝爲諫，則當時寫本甚難。顧頡口說伏生於尚書，是其專門。卽有百篇，皆所熟誦。當時春秋頡口說流傳，詩則以其諷誦，皆至公羊壽、申公、轅固、生、韓嬰，乃著竹帛。以故公穀二傳、魯齊韓三家詩，文字互異。良由口說之故。且古人字僅三千，理難足用，必資通假，重義理而不重文字，多假同音爲之。與今泰西文字相近，譬由繙譯，但取得音，不能定字。一英吉利也，而可作英圭黎，一法蘭西也，而可作佛狼機，一西班牙也，而可作日思巴尼亞。漢儒之尊，以其有專輒之權，得擅繙釋之事。詩不過三百五篇，書不過二十八篇，爲文甚簡，人人熟誦，誠不賴書本也。若專賴壁藏之簡，而後二十九篇得存，則詩春秋未聞有壁藏之簡，何以三百五篇之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得全乎？若謂詩有韻語，諷誦易存，書文聲牙，非簡不存，則春秋及二傳，豈有韻語乎？故隋志之言曰：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曰口傳曰二十八篇，曰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其說出論衡。此必今學家之說，足以破壁藏流亡失數十篇之謬，并足破伏生得二十九篇之誤矣。今學以尚書二十八篇，比二十八宿，以後得秦誓一篇比北斗，其說可據。且伏生爲秦博士，秦雖焚書，而博士所職不焚，則伏生之本，無須壁藏而致亡也。知此則壁藏亡失之說，更不待攻，而二十八篇爲孔子未經秦火之書，愈明矣。云二十九篇者，蓋太誓後得，後人忘其本原，輕改史記八字爲九字，必非史遷原文，并非欲竄原文，猶戴聖禮記本四十六篇，馬融增三篇，爲四十九篇，而後漢書曹褒、橋仁傳，禮記皆四十九篇，蓋亦後人追改之辭也。

難者曰：若謂孔子傳誓祇二十八篇，則史記所引書篇名，禮記、左傳、國語、孟子、管子、墨子、尚書大傳所

引書篇名非歟。釋之曰。書經孔子所論定者。凡二十八篇。餘則孔子所未定之書。猶春秋有已修之春秋。未修之春秋也。詩有刪定之詩。已刪之逸詩。本固不同。夫血流漂杵之虐。孟子不信。武成。孔子豈肯存之乎。今所見逸詩三百餘條。雜引於禮記左傳諸子。人人皆知其非。三百五篇之詩。則史記及諸傳記所引之書。豈可闕入孔子所定二十八篇之列乎。不疑逸詩而疑刪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且湯誓爲今學。而墨子引之爲湯說。凡三條。則百篇所無之名矣。如以說爲文。誤不應三條皆誤。如以爲異篇。何以書序無之。此類之疑尙多。不能悉數。其詳見書序辨僞。二十八篇中。如堯典。禹貢。洪範。無逸等文。經緯人天。試問史記湯誥太誓之文。廁於其間。能相稱否。漢志之周書七十一篇。如世俘解之爲武成等類。其或有孔子已刪之書存焉。而史遷取之歟。要之孔子定本之書。伏生傳二十八篇。無數十篇之亡。亦無百篇之序。可斷斷也。

若云孔氏有古文尙書。所謂孔氏者。漢志所謂魯共王壞壁所得之書也。史記於魯共王世家何以無之。且其時河間獻王亦得古文書。同異若何。史公於河間世家何以無之。其詳見漢書藝文志辨僞。史公尊經。河間魯共有此巨典。豈其疏脫若是。若謂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十餘篇。則安國兄延年。延年子霸。霸子光。世治尙書。應傳古文。而劉歆欲立古文尙書。光不肯助。何也。安國古文傳都尉朝。朝傳膠東。唐生。然安國又傳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則今古文同出一師。何以今文無十餘篇之逸書。且史遷嘗從安國問故。而所聞亦無出二十八篇外者。夫共王傳不著壞壁得書之事。孔光不助古文書之立。兒寬司馬不見逸書之文。則此條之爲竄入。無可疑矣。

難者曰。尙書大傳有引九共篇語。此伏生所述亡失篇之確據。而古文逸書有之。又十餘篇與伏生合之。明徵也。釋之曰。尙書大傳自宋不傳。經說自劉歆後多竄僞。卽不然。則伏生引已刪之書目耳。禮十七篇之爲足本。說已見上。此云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周禮無可考。今禮經皆孔子所作。昔之具不具無可考。歆蓋言其不具。以爲僞作地耳。至云秦焚書多散亡。辨見前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除冠昏相見喪四篇外。餘皆大夫諸侯天子之禮。安得曰士禮乎。歆僞作明堂巡狩等三十九篇。逸禮及周官五篇。皆天子諸侯之禮。其作七略曰。猶瘞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則此士禮。歆所改也。若儀禮之名。又述歆者改抑之辭。西漢前但曰禮而已。

難者曰。儒林傳全篇粹完。若歆能竄入。則歆爲毛詩、逸禮、周官、費易、左傳、何不并竄之。釋之曰。若歆能將諸僞經全行竄入。則證據堅確。吾誠無如之何。今日更無以發明其僞矣。但史記儒林傳人人共讀。若驥竄羣經之名。諸儒驥起。按舊本而力爭。則其僞更易露。唯略爲點綴一二語。使無大迹。非唯不攻。且足爲其徵助矣。如王肅既僞古文尙書。而偏缺舜典一篇。又缺粵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待姚方興得於大桁頭而後補之。其綴輯諸書。皆與原文少異。或增或漏。故示缺略。凡此皆作僞者之伎倆。欲使人疑信參半。而憑託既深。卒不能去。則其術售矣。古今作僞。如出一軌。儒林傳所以獨竄古文尙書。而不他及。猶封禪書之竄周官十二諸侯年表之竄左氏春秋。皆於旁見側出。以亂人耳目。作僞之訣。皆如是一經勘破。肺肝如見。今將劉歆竄亂之文條列於下。

### 古文八條

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五帝本紀。

史記五帝本紀依五帝德帝繫姓而作。古文如周官左傳國語。則添出伏羲神農少昊。與史記大相違謬。何爲忽以古文爲近。是得無自相矛盾乎。其添設之迹。不攻自破。

余讀謨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三代世表。

此言謨記與鄒衍終始五德之傳不同乖異。如何著得古文二字。

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徐廣曰。一云治國聞者也。要刪焉。十二諸侯年表。

上云著盛衰之大指。其爲治國聞者之要刪無可疑。忽插古文二字。作何解。徐廣所見。猶爲原本。其餘可推。

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曉。封禪書。

羣儒牽拘於詩書而不能曉。則文從矣。插古文二字。其古文何文邪。若卽詩書邪。則已該之。其逸禮邪。則何不別舉之乎。其爲添竄不待問矣。

余讀春秋古文。吳世家。

春秋古文者。左氏傳耳。儒林傳。河間獻王世家。無之。此忽出之。其爲謔言易見。

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仲尼弟子傳。

孔氏古文者何。殆指魯共王壞壁所得之古文論語也。無如共王世家無是事何。



年十歲則誦古文

秦撥去古文以上大史公自序。

史記賈生傳稱以能誦詩屬書漢書東方朔亦稱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無言誦古文者且古文者如索隱以爲古文尙書邪如劉氏以爲左傳國語世本邪則其妄已辨之矣若秦祇云燒詩書何以云撥古文乎其竄亂至顯也

詩書六條言書序者先焉

至於序尙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三代世表。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孔子世家。

按書序之僞已詳書序辨僞或據此二條以爲孔子有書序之證不知爲劉歆所竄入也且易無序矣而孔子世家之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繫象說卦文言此序字在首不得如正義作序卦解當亦次序之辭此序書卽不僞竄亦非今書序可知也

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六國表。歆云藏人家者暗指古文而言忘卻博士之職不失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列傳。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阮術士六藝從此缺焉

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

禮二條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以上儒林傳

辨見前

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封禪書

周官一篇史記自河間獻王世家儒林傳皆不著一部史記無之唯封禪書有此二字其爲歛竄入何疑焉凡作盜皆不敢於顯明而多嘗試於幽暗也

易三條

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繫象說卦文言孔子世家

按漢書藝文志云孔子爲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儒林傳云費直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隋書經籍志云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隋志之說出於論衡此必王充曾見武宣前本也說卦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

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東方也，離也者，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與無京卦氣圖合。蓋宣帝時，說易者附之入經。田何丁寬之傳無之也。史遷不知焦京，必無之。此二字不知何時竄入。至序卦雜卦，所出尤後。史記不著，蓋出劉歆之所僞。故其辭閃爍隱約，於藝文志著序卦於儒林傳不著，而以十篇二字總括其間，要之三篇非孔子經文，說卦之僞，見易漢學辨十篇之僞。見藝文志辨僞。

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又在六四，變而之否。按六爻有變象，有互體，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陳世家：○田敬仲交世家略同。

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執大焉。其後必蕃昌。晉世家：○魏世家略同。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曰互體。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晉書荀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耳。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唯大壯六五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爲一爻，則似之也。然此又創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爲羊，故爻辭並言羊。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曰：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終不能緝也。特是漢儒言互，祇就一卦一爻配象，未能

探其所以然。至王伯厚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艮兌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之交相資也。愚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陽辟以震兌與乾坤合而成。五陰辟以巽艮與乾坤合而成。乃夫婦近乎純乾。剝復近乎純坤。故無互體。而艮兌之合乾坤也。為臨為遯。則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乾坤也。為大壯為觀。則上互有艮兌。至乾坤合而為泰。則下互兌而上互震。乾坤合而為否。則下互艮而上互巽。坎離於十辟卦雖不預。而以既未濟自相互。是陰陽消長之迭為用也。蓋伯厚八卦之旨。即中央寄王之義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即六律還宮之義也。是以朱子晚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於經說者。有自來矣。按互體之說。實創於劉歆。經無之也。歆竄入左傳。則惑人深矣。史公受楊何之易。必無之。蓋亦歆所竄入也。若互體之謬。鍾會發之於前。張南軒顧亭林述之於後。可謂絕世之謚。惜其不知左傳為偽說。朱子卒亦惑之。全謝山更無論也。

春秋九條附宋世家說一錄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

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十二諸侯年表

按今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儒林傳述春秋有公羊穀梁而無左氏史遷徵引左氏至多如其傳經安有不敍此爲辨今古學真僞之鐵案孔子春秋之義法唯七十子能傳之卽公羊穀梁之說也自非七十子其不傳明矣此表驟言左氏且稱邱明爲魯君子懼弟子各安其意而失其真抑公穀而尊左氏如此考文翁孔廟圖史記仲尼弟子傳無左邱明名且左傳稱悼四年據史記六國表悼公之薨在獲麟後五十餘年則邱明在孔子後遠矣豈七十子學成德尊所存者不足據而非弟子之邱明反足據乎此又不待辨也下雜敍鐸氏微虞氏春秋呂氏春秋諸書各體既雜而不類又呂氏春秋於十二諸侯年月事無關虞氏春秋在儒家於十二諸侯年月事亦必無關以此例之不過故以史記儒林傳彰著難於竄亂故旁竄於十二諸侯年表以爲左傳之證又多竄數書故爲繁重以混其迹安意失真之說與七略同其爲散言無疑義矣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尙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

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亡舊者。使復興之。而立義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年著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禋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邱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曆書

考五帝無少皞之說。逸周書嘗麥解云。昔天之初。誕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於寓少皞以臨四方。又云。乃命少皞。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按蚩尤爲古之諸侯。而少皞與蚩尤爲二卿。同受帝命。則少皞亦古之諸侯。與蚩尤同。非五帝。更非黃帝之子。甚明。劉歆欲臆造三皇變亂五帝之說。以與今文家爲難。因躋黃帝於三皇。而以少皞補之。其造世經以太皞帝。炎帝。黃帝。少皞帝。顓頊。帝嚳。唐帝。虞帝。爲次。隱寓三皇五帝之說。又懼其說異於前人。不足取信。於是竄入左傳國語之中。一則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左傳昭十七年。再則曰。少皞有四叔。左傳昭十九年。三則曰。而

封於少皞之虛。左傳定四年。四則曰。及少皞之衰也。國語楚語。又僞作月令。以孟秋爲其帝少皞。皆所以證成其世經之說。而不知其猶有逸周書遺文。不能彌縫也。夫出於一己者。則較若畫一。偶見他書者。輒判然不同。其爲己所私造。尙待辨邪。故又竄之史記曆書中。曰。少皞氏之衰也。卽國語楚語之文。史記紀五帝用大戴禮世本之說。若左傳國語有少皞事。史公於二書素所引用。何以遺之。其爲僞竄

益無疑矣。如謂本紀據大戴，不兼他書，則八佞等說固兼左傳矣。如左國有少隳，斷無不兼及也。文十八年，少隳氏有不才子，與緡雲氏曼稱，緡雲氏非古天子，則少隳未可遽以爲天子。哈即逸周書所稱之頤，五帝本紀亦有此語，今皆不必斷爲竄寫。

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吳世家。

夏本紀無夏中亡而少康中興事，此何事也。而史公於述本紀若不知，而於吳世家乃敘之邪。其謬不待言。然此事亦非全無來歷。離騷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彊圍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蓋戰國多雜說。史遷所謂言不雅馴者，散入之於左傳，并竄之於史記耳。夏本紀稱禹後有斟尋氏，亦所自出也。但恐散校詩賦，并離騷亦散所竄入，不然何此一事，敘至十二句邪。

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息，息長爲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卽位。

按漢書王莽傳。莽奏曰。尙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觀此知歆之僞撰左傳書法。所以翼成王莽居攝而篡位者也。不聞公穀有是義。史遷聞春秋於董仲舒。述儒林無左氏。若真有左氏解經語。豈容沒之。足見歆之竄僞也。

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勅及許田。君子譏之。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終也。以上晉世家。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

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於孟。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於亳。以釋宋公子魚。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卽奴事之耳。又何戰爲。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授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



三十七年，葵感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章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章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葵感宜有勳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太史公曰：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喪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以上宋世家。

按世家敘宣公事，以爲立弟成義，子復享之。敘襄公事，譏其得禍致怨，皆用左氏義。漢人之學，皆有家法，何以同一世家贊譏宣公之亂，宋襄襄公之禮讓，獨用公羊義一文矛盾，何至於此。其爲故所竄入，最爲易見，以此推之，秦本紀魯世家之君子，亦爲竄入無疑矣。秦本紀引君子凡二條，以其無關春秋書法，故不錄，分野爲故，僞撰辨見卷十四。

凡所引史記竄入諸條，皆確鑿無可疑者。考史記一書，太史公自序稱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自完具，唯班固所見已云十篇有錄無書。漢書藝文志：「司馬遷傳，而褚少孫補之。」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張晏說：「故索隱述贊云：惜哉殘缺，非才妄續，然自褚少孫後，續者尙多。後漢書班彪傳：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章懷注：好事者，謂楊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史通正史篇云：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衡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

平間猶名史記。若楊終之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後漢書楊終傳。猶不數也。當成帝時。東平王宇以叔父之尊。上疏求太史公書。朝廷不與。漢書東平思王傳。則外人見者絕少。其唯劉歆肆行竄入至易也。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成列傳。則張晏見本序目有兵書也。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奉世曰。兵書卽律書。蓋當時有爾。蓋史遷有兵書。無律書。師古據其所見。歆本誤言之。蓋律書亦歆所竄補者也。趙氏翼論史記爲後人增竄甚詳。惜未知卽爲劉歆所竄。而頻疑褚少孫耳。今全錄於此。廿二史劄記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條云。漢書司馬遷傳。謂史記內十篇有錄無書。顏師古注引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成列傳。凡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補之。文辭鄙陋。非遷原本也。是少孫所補。祇此十篇。然細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孫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見。及鈎弋夫人生子。武帝將立爲太子。而先賜鈎弋死。又衛青本平陽公主騎奴。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公主寡居。遂以青爲夫等事。田仁傳後增仁與任安。皆由衛青舍人。選入見帝。二人互相舉薦。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張蒼申屠嘉傳後增記征和以後爲相者。車千秋之外。有韋賢。魏相丙吉。黃霸。皆宣帝時也。韋元成。匡衡。則元帝時也。此皆少孫別有傳聞。綴於各傳之後。今史記內各有褚先生曰以別之。其無褚先生曰者。則於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爲識別。此少孫所補。顯然可見者也。又有就史遷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後。鼓其子孫有地節二年者。則宣帝年號也。齊悼

惠王世家後敘朱虛侯子孫。有至建始三年者。則成帝年號也。此則皆在遷後。而遷書內見之。則亦少孫所增入也。又史記匈奴傳。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歸。又明年漢使李廣利擊右賢王於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敗降匈奴。則天漢二年也。又二年。漢使廣利出朔方。與匈奴連戰十餘日。廣利聞家已族滅。遂降匈奴。則應是天漢四年事。然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與此傳同。而廣利之降。則在征和三年。距天漢四年。尚隔七年。殊屬歧互。不知者必以史遷爲及身親見。與班固事後追書者不同。自應以史記爲準。然征和元年。巫蠱事起。二年。太子斬江充。戰敗自殺。而廣利之降。則以太子旣死之明年。廣利出擊匈奴。丞相劉屈氂餞於郊外。廣利以太子旣死。屬屈氂勸上立昌邑王爲太子。昌邑王者。廣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廣利甥也。此語爲人所告發。帝遂誅其家。廣利聞之。乃降匈奴。是廣利之降。在衛太子死後。而太子之死。實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漢書本紀。編年記載。斷無差誤。則廣利之降。必不在天漢四年明矣。再以漢書匈奴傳核對。則李陵降匈奴以前。皆與史記匈奴傳同。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兵。與單于連戰十餘日。無所得。乃引還。並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單于死。狐鹿姑單于立。是爲漢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漢乃又遣廣利出塞。戰勝追北。至范夫人城。聞妻子坐巫蠱事被收。乃降匈奴。計其歲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與武帝紀相合。則知史記匈奴傳末所云。天漢四年。廣利降匈奴者。非遷原本也。遷是時目擊其事。豈有錯年歲至此。蓋遷所作傳。僅至李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塞不利。引還。便止。遷自敘謂訖於太初。則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孫於數十年後。但知廣利降匈奴之事。不復細考。

年代即以係於天漢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錯誤也。可知史記十篇之外。多有少孫所竄入者。史記有後人竄入處。條云。史記田儻傳贊。忽言嗣通辨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儻何涉。而贊及之。司馬相如傳贊。謂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預引其語。此并非少孫所補。而後人竄入者也。漢書相如傳贊正同。豈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贊。而後人反移作史記傳贊邪。外戚世家敘衛子夫得幸之處。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孫所改耳。觀甌北所考史記之經。後人竄亂無足疑者。此外尙多以文繁不復錄。學者可觀省而自得焉。

# 僞經考卷三上

漢書藝文志辨僞第三上

按劉歆僞撰古經。由於摠校書之任。故得託名中書。恣其竄亂。東漢主張古學。若賈逵、班固、馬融、張衡、許慎之倫。皆校書東觀者。其守古學彌篤。蓋皆親見古文經。故惑之彌甚。通學之徒。皆已服膺。其風滅天下。力固宜然。故原僞經所能創。考古學所以行。皆由七略也。漢書爲歆所作。人不盡知。藝文志卽七略原文。人皆知之。今將藝文志之六藝略條辨於先。則歆之僞盡見矣。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按七略之出於劉歆。此爲明條。六藝略爲歆專職。以承父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也。故尤得恣其改亂。顛倒五經也。秦火雖焚。而六經無恙。博士之職不改。孔氏世世不絕。諸儒師師相受。微言大義。至今具存。

以爲乖絕。及書缺簡脫。禮壞樂崩。皆欲邪說。攻今學真經。而創古學僞經也。且所謂微言大義。卽孔子改制之學也。申公、轅固、生、韓嬰、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毋生、董仲舒。四百年傳之不絕。自欲僞經出。託之周公。而後孔子之微言大義。乃乖絕。實乖絕於故也。春秋有公穀而無左氏。更無鄭夾。詩有齊魯韓而無毛氏。易出於田何。施、孟、梁邱。起於宣帝後。戰國前安有數家之傳。仲尼七十子後。卽以己僞撰之經入之。以塗學者耳目。首倡秦焚而書簡缺。言絕而諸家爭。學者開卷。誦之習熟。彌滿胸臆。此所以豐蔚二千年而莫之解也。劉向所撮錄。大率爲故所改。今以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校之。說皆不同。知七略中無向說矣。其云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移太常書。并以書缺簡脫四字。誣爲詔書。考史記漢書儒林傳。皆載武帝制。祇有禮廢樂崩。朕甚愍焉八字。蓋博士具官。未有進者。六藝之學。朝廷未重。故以爲禮廢樂崩。非謂書有缺脫也。儒林傳制詔元文。既無此語。則書缺簡脫四字。爲欲增加。以證佐僞經之說明甚。劉歆僞撰古文。既妄以傳授源流。強誣古人。並誣其父。又誣其君。無忌憚之小人。亦至此乎。按古今總校書之任者。皆有大權。能主張學術。移易是非。竄亂古書。先徵之今。國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羣書紀昫主之。算法則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鑑爲中國算學最精之術。戴震於測圓海鏡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見於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數中。厥後授時草及四元玉鑑等書。皆屢見之。則戴震必見其書。而乃不爲著錄。蓋欲獨擅其術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覺流露。不及校勘者耳。紀昫力攻朱子述董亨復繁露園集之野言。讓名臣言行錄不載劉元城者數條。其他

主張雜學。所以攻宋儒者無不至。後生多爲所惑。近世氣節壞。學術蕪。大抵紀昫之罪也。校書者心術

若壞何所不至。幸生當國家明盛，羣書畢備，故不至大爲竄亂。若劉歆，挾名父之傳，當新莽之變，前與校書之任，後總國師之權，加漢世書籍皆在竹帛，事體繁重，學者不從大師，無所受讀，不如後世刻本流行，挾巨金而之市，則網載萬卷，羣書咸備也。若中祕之藏，自非馬遷之爲太史，則班嗣之有賜書，揚雄之能借讀，庶或見之。自餘學者，無由竊見，故歆總其事，得以恣其私意，處處竄入。當時諸儒雖不答師丹、公孫祿，雖奏劾，然天下後世，則皆爲所豐蔀，而無由見日矣。孔子大經不亡於秦政之燒書，而亂於新歆之校書，豈不痛哉！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若校書之權任，尤先聖大道所寄，豈可使佞人爲之哉！徒以二千年經學乖謬，有若聚訟，童年而搜研章句，白首不能辨厥要歸，科罪劉歆，猶未當其獄也。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服氏齊人，號服光。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齊人，車周王孫。

韓氏二篇，名嬰。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廩，礪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古雜八十篇。雜吳異三十五篇。神輪五篇。闕一。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神輪者。王道失則吳害生。得則四海輪之祥。

孟氏京房十一篇。炎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蘇氏曰。東海人。爲博士。晉灼曰。雷林不見。師古曰。蘇說是也。嘉卽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雷林傳。及劉向別錄。

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伏犧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按易學爲欲亂僞之說有三。而京焦之說不與焉。其一。文王但重六爻。無作上下篇之事。以爲周公之作。更其後也。其二。易但有上下二篇。無十篇之說。以爲孔子作十翼。固其妄也。其三。易有施孟梁邱。並出田何。後有京氏爲異。然皆今文之說。無費氏易。至有高氏。益支離也。今分辨於下。



史記周本紀西伯垂即位五十年其因姜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日者傳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法言問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問明篇文王潤飾也重易六爻不亦濶乎漢書楊雄傳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於是重易六爻此皆西漢前說辭之未著若何而有上下之篇殊令人不可通曉考馬融陸績之說皆以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見周易正義一此必有所受志云文王重六爻蓋未敢驟改西漢舊說以駭觀聽而又云作上下篇則是明以爲文王作卦辭矣其辭閃爍所謂誣善之人其辭游也其辨詳經典釋文糾謬此志敘周王孫服光楊何蔡公韓嬰王同諸易先師傳皆二篇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然則易之卦辭爻辭象辭皆合以其簡帙繁重分爲上下二篇史遷太史公自序稱繫辭爲易大傳蓋繫辭有子曰則非出孔子手筆但爲孔門弟子所作商瞿之徒所傳授故太史談不以爲經而以爲傳也至說卦序卦雜卦三篇隋志以爲後得蓋本論衡正說篇河內後得逸易之事法言問神篇易損其一也雖慙知闕焉則西漢前易無說卦可知楊雄王充嘗見西漢博士舊本故知之說卦與孟京卦氣圖合其出漢時僞託無疑序卦膚淺雜卦則言訓詁此則歆所僞竄并非河內所出宋葉適嘗攻序卦雜卦爲後人僞作矣習學記言·歆既僞序卦雜卦二篇爲西漢人所未見又於儒林傳云費直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此云孔氏爲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又敘易經十二篇而託之爲施孟梁邱三家又於史記孔子世家竄入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繫辭卦文言顛倒眩亂學者傳習熟於心目無人明其僞竄矣諸家引孟京注間有及說卦序卦雜卦者如非竄亂之條卽爲後人附益之語猶左傳正義一引嚴氏春秋有孔子與左邱明觀書

邱明爲傳之事耳。不足據也。夫易爲未經焚燒之書，猶可託僞而人無疑之者。况他經哉。然則天下人之被欺，固易易耳。若非藉馬遷、王充之說，孔子之易，幾無復發明之日，亦危矣哉。

按西漢但有施、孟、梁邱、京氏、費氏、高氏，突出於哀平之世。西漢諸儒無見之者。傳之者王璜，卽傳徐敖古文尙書之人。其爲歆所假僞付囑，至易見也。其云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亦僞託也。務借以尊費氏而已。漢逮中葉，經業至盛，人用其私，多思僞撰。故易則有焦、京、趙、賈，以陰陽災變爲易。書則有秦、瞿、張霸百兩篇。禮則有方士明堂諸說。蓋作僞者已多。劉歆之僞古文，發源於左氏。成於周官，徧僞諸經，爲之佐證。獨闕於易。遂勸焦、京之緒餘，而變其面目。故曰長於卦筮。又曰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蓋歆以餘力爲之。湊成諸經古文耳。後漢書儒林傳：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經典釋文序錄曰：永嘉之亂，施氏、梁邱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馬融之易，卽費氏易。安得謂費無傳。陸氏之說，不足爲據也。是後漢末皆費氏學。而釋文有費直章句四卷。豈後人所傳益歟。然既曰興，又曰人無傳者，則必有說。今自馬融、鄭玄、荀爽、虞翻及王輔嗣注，皆費氏說。三國志陳韜傳注載：韜奏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歆六經首易之說也。臣高祖父少治孟氏易。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說說，於經疏闊。是謂聖師法之微也。翻傳又載。翻國語訓注。是謂蓋治古學者。蓋馬融之後。費學大行。學者無不在其籠中。爲其學者。又人人異論。荀爽既疎於馬融。翻又異於鄭荀。要之皆費氏之說。翻自言孟氏。蓋假借之辭耳。則今之易，亦歆僞學也。嗚呼！後世六學皆歆之說。孔子之道，於是一變。蓋二千年矣。儒林傳言高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蓋歆別有五行傳。

之學。溢而爲此。傳又云。自言出於丁將軍。猶毛詩自謂子夏所傳耳。亦猶春秋之故。爲都氏夾氏以影射耳。亦欲所爲也。唯欲斥孟京之僞。詳漢書儒林傳辨僞。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統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卷。

歐陽說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謬謬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章昭曰。闕名也。於此論書。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

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尙書者。出於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按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伏生故秦博士。秦焚書。非博士所職。悉焚。則博士所職不焚。然則伏生之書。爲孔子所傳之全經確矣。博士以尙書爲備。以其傳授有緒。故比之二十八宿也。歐陽大小夏侯傳今文者。無異辭。而史漢儒林傳。皆云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者。隋志引論衡。以爲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劉歆移太常書。所謂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緣博士合秦誓於經中。并二十八篇數之。故爲二十九也。歆欲以古文亂今學。故云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明書之不備。所以便其作僞也。歆不明白言之。又竄之於史記儒林傳。以惑人。以便於作僞。而人不驚之也。書序之僞。別詳書序辨僞中。今不詳壁中古文之事。其僞凡十。秦雖焚書。而六經不缺。孔氏遺書藏於廟中。世世不絕。諸儒以時習之。篆與籀文相承。無從有古文。孔襄爲孝惠博士。孔忠。孔武。並爲博士。亦無從突出於共王之手。其僞一。按史

記魯共王世家。無壞孔子壁得古文經事。史遷講業齊魯之郡。加性好奇。若有之。必詳述之。其僞二。共王以景帝前二年卽位。二十八年薨。爲武帝元朔元年。乃武帝初年。志云武帝末。其僞三。自元朔元年。至征和二年。巫蠱事起。凡三十六年。武帝崇獎經學。搜訪遺書。安國何爲遲數十年。致遭巫蠱之時。且安國蚤卒。何得至征和時。遇巫蠱。閔若璩古文尙書疏證。據荀悅漢紀。安國家獻之。然既獻之。何以武帝久不立。歐陽氏不一言之。或據外戚陳皇后傳。元光五年。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其時安國正爲博士。然此後都尉朝等仍可請。何不見也。其僞四。河間獻王亦得古文書。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何以史遷不見。又此本何傳。與共王出孰先後。本孰同異。增多幾何。何以志不敍及。豈有亡失之餘。遺書間出。而篇簡文字不謀而合之理。其爲僞造。卽此已明。其僞五。孔安國以今文字讀古文。縱有壁中書。安國亦僅識二十九篇耳。若何而知爲多十餘篇。其僞六。兒寬受業於安國。歐陽大小夏侯學。皆出於寬。則皆安國之傳也。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則使確有古文。確多十六篇。歐陽大小夏侯皆傳之。則今古文實無異本矣。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凡此皆今文篇。無一增多篇者。所異者。乃安國古文說耳。然古文所異在字。安國仍讀以今文。更無說也。卽安國確有其說。亦與兒寬同傳。且今考史遷載堯典諸篇說。實皆今文。以爲古文者。妄。其僞七。安國爲得古文之人。爲歐陽大小夏侯之本師。經應全同。何以有脫簡三。脫字數十。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其僞八。歐陽大小夏侯既傳安國學。則亦傳古文學。何以無此十六篇。而都尉朝。膠東庸生。獨有之。其僞九。安國傳書至肥勝者八傳。至孔光者五傳。至趙玄者七傳。詳漢書儒

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尙書者。出於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按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伏生故秦博士。秦焚書。非博士所職。悉焚。則博士所職不焚。然則伏生之書。爲孔子所傳之全經確矣。博士以尙書爲備。以其傳授有緒。故比之二十八宿也。歐陽大小夏侯傳今文者。無異辭。而史漢儒林傳。皆云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者。隋志引論衡。以爲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劉歆移太常書。所謂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緣博士合秦誓於經中。并二十八篇數之。故爲二十九也。歆欲以古文亂今學。故云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明書之不備。所以使其作僞也。歆不明白言之。又竄之於史記儒林傳。以惑人。以便於作僞。而人不驚之也。書序之僞。別詳書序辨僞中。今不詳壁中古文之事。其僞凡十。秦雖焚書。而六經不缺。孔氏遺書藏於廟中。世世不絕。諸儒以時習之。篆與籀文相承。無從有古文。孔襄爲孝惠博士。孔忠。孔武。並爲博士。亦無從突出於共王之手。其僞一。按史

記魯共王世家無壞孔子壁得古文經事。史遷講業齊魯之郡。加性好奇。若有之必詳述之。其僞二。共王以景帝前二年卽位。二十八年薨。爲武帝元朔元年。乃武帝初年。志云武帝末。其僞三。自元朔元年。至征和二年。巫蠱事起。凡三十六年。武帝崇獎經學。搜訪遺書。安國何爲遲數十年。致遭巫蠱之時。且安國蚤卒。何得至征和時。遇巫蠱。闕若璩古文尙書疏證。據荀悅漢紀。安國家獻之。然既獻之。何以武帝久不立。歐陽氏不一言之。或據外戚陳皇后傳。元光五年。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其時安國正爲博士。然此後都尉朝等仍可請。何不見也。其僞四。河間獻王亦得古文書。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何以史遷不見。又此本何傳。與其王出孰先後。本孰同異。增多幾何。何以志不敘及。豈有亡失之餘。遺書間出。而篇簡文字不謀而合之理。其爲僞造。卽此已明。其僞五。孔安國以今文字讀古文。縱有壁中書。安國亦僅識二十九篇耳。若何而知爲多十餘篇。其僞六。兒寬受業於安國。歐陽大小夏侯學。皆出於寬。則皆安國之傳也。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則使確有古文。確多十六篇。歐陽大小夏侯皆傳之。則今古文實無異本矣。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凡此皆今文篇。無一增多篇者。所異者乃安國古文說耳。然古文所異在字。安國仍讀以今文。更無說也。卽安國確有其說。亦與兒寬同傳。且今考史遷載堯典諸篇說。實皆今文。以爲古文者。妄。其僞七。安國爲得古文之人。爲歐陽大小夏侯之本師。經應全同。何以有脫簡三。脫字數十。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其僞八。歐陽大小夏侯既傳安國學。則亦傳古文學。何以無此十六篇。而都尉朝。膠東庸生。獨有之。其僞九。安國傳書至龔勝者八傳。至孔光者五傳。至趙玄者七傳。詳漢書儒

林傳辨偽。以今學經八傳而至勝。古學經三傳而至胡常。卽當哀平世矣。何相去之遠乎。其偽十比附觀之。蓋不待辭之窮。而其偽已露矣。武進劉逢祿曰。尙書今古文集解。馬融書傳序稱。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卽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劉歆云。逸書有十六篇。正義載其目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問命二十四。九共九篇。共卷。故十六篇。蓋此十六篇。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出於孔壁。劉歆輩增設之。以抑今文博士耳。東漢初治古文者。衛賈諸子。皆不爲注說。故遂亡佚。要之據舜典。皋陶謨序讀之。則典謨皆完備。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棄稷。必歆等之僞也。劉氏已能發歆之僞矣。然猶以爲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出於孔壁。則仍爲歆所謾也。漢書律歷志。全用劉歆三統歷。其引武成以逸周書考之。卽世俘解也。世俘解云。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此敘以武成命篇之意。次云。唯一月丙午。志作壬辰。旁生志作死。魄若翼。志作翌。下同。日丁未。志作癸巳。王乃步自於周。征伐商王紂。志作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漢志同。又云。越。志作粵。下同。若來。二志作三。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於商。則志無此六字。成劉商王紂。漢志同。又云。時志作唯。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志無此二字。燎於周。志下有廟字。漢志同。又云。若。志無此字。翼日辛亥。祀於志下有天字。位。用籥於天位。志無此句。越五日乙卯。武王。志無此二字。乃以庶國祀。藏於周廟。漢志同。其爲歆竊取以爲武成無疑。鄭康成以爲建武之際亡。見正義。意歆以出於逸周書太顯。又從而置之邪。若此篇劉逢祿以爲亦逸周書之類宜也。若舜典者。書序乃有之。伏生史記。並爲堯典。



一篇無二篇之說。陸氏經典釋文云：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輿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船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梁武之言，雖證方輿之非，其實明伏本之不誤。計歆所僞，當別有一篇。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仍今堯典之義。趙岐孟子注云：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意者歆竊孟子而爲之。然宋書禮志載高堂隆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此必歆所僞者。至於湯誥竊於殷本紀，推此爲例，則十六篇皆歆所僞竊，僞造至明也。其儒林傳都尉朝、膠東庸生、胡常、徐敖、王璜、塗暉、桑欽，傳學姓名，率皆僞撰。又以胡常傳左氏春秋，徐敖傳毛詩，王璜傳費氏易，僞經師傳授受，皆此數人。然云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暉等皆貴顯，其爲歆所授，意易見矣。要而論之，安國傳業於兒寬，歐陽大小夏侯出於寬，其門徒星羅雲布於漢世，而未聞古文十六篇之異說。歆移文謂庸生學同古文，隋志謂安國私傳其業於都尉朝，何朝庸生之幸，而寬與司馬遷之不幸邪？考其源流，殆不值一嘆也。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七，尤卷，經者即伏生二十八篇，并後得秦誓之本。古文經四十六卷，二十九卷外，并得多十六篇計之，尙缺一卷，必合序數之乃足。然則序與十六篇同出無疑。歐陽大小夏侯皆不言序，後漢古文大行注尙書者，遂皆注序，則序出於歆之僞，古文明矣。詳書序辨僞，或曰歆僞書禮禮記，周官，左氏春秋論語，孝經，皆古文。毛詩，費氏易，亦古文。凡後世號稱爲經者，皆歆僞經變亂先

聖之典文。惑易後儒之耳目。其罪固不勝誅矣。歆所偽爲古文者。固不足信。凡史漢所號爲古文者。舉皆歆所竄附乎。應之曰。漢書爲歆撰。不復據史記所稱。如太史公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十二諸侯年表。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之類。或多竄附者也。其託之古文者。以西漢末金石之學大盛。張敞之後。若楊雄等皆好之。楊雄多識奇字。侯芭劉棻等多從問之。後漢書桓譚傳。言譚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杜林傳。言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班固亦繼楊雄。續蒼頡。其時雅才尙古可見矣。蓋承平既久。鼎彝漸出。始而搜羅。繼而作偽。好古之風氣皆然。古董之餘。必生贗鼎。京師市賈。能作偽碑。偽蹟。林下才士。亦作偽字。偽文。是故嶠。樓。禹。碑。出自自用。修之手。答蘇武書。祇爲齊梁之文。他若孝經。孔傳。劉炫所爲。子貢詩傳。豐坊所偽。大祐。斷字。日本考文。日出不窮。更僕難數。以近世之風。推漢時之俗。偽篇百兩。張霸爲先驅。改定蘭臺。行貨。爲後起。歆既好奇字。又任校書。深窺此旨。藉作奸邪。乃造作文字。偽造鐘鼎。託之三代。傳之後世。徵應既多。傳授自廣。以奇字而欺人。借古文爲影射。左氏春秋。乃其竄偽之始。共王壞壁。肆其烏有之辭。見傳記有引未修之書篇。託爲逸書。以藏身。窺士禮之不達於天子。僞造逸禮。以創制。遭逢莽篡。適典文章。內樊閣干。以成其富貴之謀。外藉威柄。以行其矯僞之學。上承名父之業。加以絕人之才。故能徧僞諸經。旁及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莫不僞竄。作爲爾雅八體六技之書。以及鍾鼎。以輔其古文之體。於是學者咸惑。豐沛千年。皆古文之爲也。其云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此歆由僞字而造僞詞。詁之由其詳見下文。此不詳若王肅之僞古文。則劉歆之重僞。張霸之螟蛉。近人多能言之。今但

明其出於王肅。他不詳。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倉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他皆類此。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

魯說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遺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按三家之源流深遠。申公爲孫卿再傳弟子。轅固生當景帝時。罷歸已九十餘。則漢興時年已三十餘矣。韓嬰孝文時已爲博士。則亦先秦之遺老。去七十子淵源不遠。且儒林傳稱韓詩。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則三家之義無殊。且匪徒三家詩。凡今文博士之說皆同。詩終三頌。以周頌魯頌商頌終之。正與孔子作春秋。據魯親周。故宋之義合。然則取春秋。乃三家詩傳孔學之正派。子夏以禮後悟詩。子貢以切磋悟詩。孟子言憂心悄悄。愷于羣。小孔子也。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孔門之言詩。皆采雜說。以爲非本義。誰得而正之。三家譜系至詳。說義歸一。未有言毛詩者。至平帝王莽時。乃突出。志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託之。自謂不詳其本師。其僞一經典釋文序錄。引徐整云。三國吳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一云。此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亦三國吳人。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自東漢後。毛詩蓋盛行。而徐整。陸璣。述傳授源流。支派姓名無一同者。一以爲出於孫卿。一以爲不出於孫卿。當三國時。尙無定論。則支派不清。其僞二。同一大毛公。一以爲河間人。一以爲魯人。則本師籍

賈無稽其僞三漢書但稱毛公不著大毛公小毛公之別不以爲二人鄭玄毛詩周南正義引鄭語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徐整陸璣以大毛公小毛公別爲二人劉班不知鄭徐陸生後二百年何從知之則本師歧亂其僞四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傳又言敖以古文尙書授王璜塗暉莽時敖爲國師皆貴顯考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見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卒年至魏文侯元年凡五十七年子夏已八十六歲自魏文侯元年下至漢景帝二年河間獻王元年凡二百六十九年自河間獻王元年下至王莽居攝元年凡一百六十年則自子夏退居西河至莽時凡四百二十九年如徐整說子夏五傳至小毛公又三傳至徐敖凡八傳當莽世矣以儒林傳考之魯詩申公一傳免中徐公許生再傳王式三傳張生四傳張旂卿以詩授元帝仍當宣帝時也旂卿門人許晏尙有二三傳乃至莽世則已七八傳矣齊詩轅固生一傳夏侯始昌再傳后倉三傳匡衡四傳滿昌五傳張邯皮容韓詩亦五傳至張就髮福而伏生尙書六傳爲林尊七傳爲歐陽地餘論石渠猶當宣帝世林尊再傳爲臧勝鮑宣上距伏生凡八傳矣商瞿傳易至丁寬已七傳至施孟梁邱已九傳矣詩書自漢初至西漢末已八傳而毛詩自子夏至西漢末僅八傳易自商瞿至漢初已七傳而毛詩自子夏至西漢末亦僅八傳豈足信也若如陸璣說自孫卿至徐敖凡五傳閱三百年亦不足信也且魯詩出於孫卿若源流合一則今荀子諸詩說何以與毛不同傳授與年代不符其僞五史記無毛詩漢書有毛公而無名鄭元徐整以毛公有大小二人而亦無名陸璣疏後漢書儒林傳以爲毛亨毛萇矣夫

劉班、鄭、徐之不知，吳宋人如何知之。襲偽成真，歧中又歧。如公羊、穀梁，本無名字，公羊穀梁音相近，蓋卜商之音，二書有口說無竹帛，故傳誦。而公羊忽名高，穀梁忽名赤名假，幾若踵事增華，習久成真。遂以烏有先生竊千年兩廡之祀，韓退之曰：「偶然喚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此與伍子胥爲伍髡鬚，杜拾遺爲杜十姨，何以異。夫從祀大典，以親傳詩禮之大儒荀卿，猶不得預，而妄人僞託杜撰之名字，乃得謬廁其間，非徒可笑，亦可駭矣。名字妄增，其僞六。河間獻王無得毛詩，立博士事，以史記獻王世家爲據，則竄亂依託，其僞七。詳見河間獻王傳，韓詩外傳。其他以風、小雅、大雅頌爲四始，與韓詩外傳及史記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不同。其僞八。編詩移檜於陳後，移王於衛後，與韓詩王在衛後，檜在鄭前不同。據正義述鄭語，鄭用韓詩說也。其僞九。以商頌爲商之遺詩，與三家詩以爲正考父、美、宋襄之說不同。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鄭注商、宋詩也。左傳哀九年，不利子商。杜注子商，宋也。二十四年，孝惠取於商。杜注商，宋也。國語吳王夫差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韋注商，宋也。逸周書王會解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莊子、韓非子均有商太宰，與孔子、莊子同時。此皆以宋爲商之證。魯定公諱宋，故孔子定詩改宋爲商。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頌。法言學行篇，正考甫嘗睡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睡正考甫矣。凡西漢以前，從無異說。毛詩妄爲異論，其僞十。蓋三頌者，孔子寓王魯新周，故宋之義。毛詩以爲商先世之詩，則徵言亡。其僞十一。史記孔子世家稱三百五篇，王氏稱臣以三百五篇諫。見儒林傳。志亦云：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三家說皆同。而毛詩多笙詩六篇，則篇目增多。其僞十二。他如漢廣、德廣所及，白華、孝子之潔白，崇邱、萬物

得極其高大。雨無正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正之等，率皆望文生義，絕無事實，則空辭敷衍，其僞十三。若小雅自節南山以下四十四篇，皆爲刺幽王之詩。刺幽王何其多，而諸王何絕無一篇也。已與三家大異。楚茨等篇爲祭祀樂歌，而亦以爲刺幽王。朱子已先疑之，其僞十四。詩本樂章，孔子曰：吾自衛反魯，而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樂卽正詩也。故有燕享祭祀之禮，於是作雅頌，以爲燕享祭祀之樂章。有夫婦之禮，卽有房中之樂，於是作關雎、鵲巢諸詩，以爲樂章。此外變風變雅，采於民者，則非樂章。卽二南之汝墳、甘棠、行露、殷其雷、幽之破斧、伐柯、頌之閔子、小子、訪落、敬之、小毖，皆因事而作，不爲樂章。然亦皆入樂者也。儀禮燕鄉賓射，皆於升歌笙間合樂之後，工告正歌備，乃繼之以無算爵，亂之以無算樂。夫無算云者，或間或合，盡權而止。鄉飲鄉射，皆於明日息，司正曰：鄉樂唯欲，則二南自首三篇外，可隨意歌之。此無算樂之散歌散樂一也。自賓祭用樂之外，古者以樂侑食，故魯樂工有亞飯三飯四飯也。至於工以納言，時而饜之，師箴、賁賦、矇誦，大夫彈弦，諷諫，國史采衆詩，授矇，使歌之以風其上。詩大序疏。大戴禮保傅篇云：宴樂雅頌逆序。此工歌之散歌散樂也。史記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荀子言詩三百篇，中聲所止。墨子言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又莊子稱曾子歌商頌，此國子絃歌之散歌散樂也。故季札觀樂，爲之徧歌風雅頌，尤爲全詩入樂之證。毛於小雅楚茨諸篇，及大雅諸詩，皆以空衍不能言其爲樂章，卽如斯于爲考室樂章，鄭箋謂築宮廟，羣寢旣成，而豐歌斯于以落之。雲漢爲雩祭樂章，賈公彥謂邦有大戕，則歌哭而請雲漢之詩是也。晉魏時大雩祈旱，皆歌雲漢之章。漢時雅樂可歌者八篇，變風之伐檀，變雅之白駒，在焉。尤可見詩皆入樂之證。

自毛不能詳其義。於是詩有入樂不入之訟。程大昌、陳鳴謂二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陳啓源爲回護毛序之故。至謂古人詩樂分爲二教。斥後儒舍詩徵樂爲異。古人詩教之指。是以護毛故。顯悖孔子正樂而雅頌得所之義。又與季札觀樂而徧歌風雅相違。其僞十五。其他說義徵禮。與今文顯悖者。凡百千條。詳毛詩僞證。今不著。其云河間獻王好之者。以爲旁證。皆欲竄附之僞說也。然移文博士不敢稱之。而僅著於七略。其僞易雜卦及費氏章句。并不敢著於七略。而僅以傳之。其徒心勞日拙之情。亦可見矣。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

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瘞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按禮經十七篇。自西漢諸儒。無以爲不全者。余設四證以明之。鄭玄曰：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世、熊氏曰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十三家當并數閔邴邾。閔人邾。慶普。夏侯敬。徐梁。橋仁。楊榮。七人。爲十三也。五傳弟子不言有闕。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謂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卽與高堂生不同傳授。而同爲十七篇。無異說。證一小戴諸記。本以釋經。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禮運曰：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又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二御字皆爲鄉字之誤。家語達之喪祭鄉射冠昏朝聘。正作鄉字。樂記曰：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仲尼燕居。曰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昏義曰：和於鄉射。鄉飲酒義曰：孔子曰：吾親於鄉。王制以鄉爲六禮之一。合觀之。其爲誤作御無疑。疏誤解爲五射五取之義。殊爲錯謬。仁和密懿辰賢撰此說最詳。經解則以昏統冠。以鄉統射。以昏姻之禮屬夫婦。以喪祭之禮屬父子。以鄉飲酒之禮

屬君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凌之敗起矣。大戴禮禮察篇略同。盛德篇云。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仁愛故能致喪祭。死且思慕饋養。况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飭喪祭之禮也。凡弑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弑者寡有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弑獄。則飭朝聘之禮也。凡鬪辨生於相侵凌也。相侵凌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鬪辨之獄。則飭鄉飲酒之禮。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飭昏禮享聘也。按坊記曰。君子之道。時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大爲之坊。民猶論之。故君子禮以坊德。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醢酒豆肉。讓而受惡。而鬪辨之獄息矣。則鄉飲酒之禮明也。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別。而弑獄不作矣。則聘覲之禮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爭不貳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獄罕矣。則喪祭之禮明也。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教民無以色厚於德。而淫亂之獄絕矣。則昏姻之禮明也。與經解盛德說相應。沈約以坊記。表記。緇衣。中庸。管子思所作。其說尤足據也。本命又以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爲九禮。賓主卽燕禮食禮相見禮。軍旅則寓諸射禮。王制專主教民。

故去朝聘爲冠昏喪祭鄉相見六禮。凡戴記中八禮十七篇皆已完具。證二大戴士冠禮一昏禮二士相見禮三士喪禮四既夕五士虞禮六特牲饋食禮七少牢饋食禮八有司徹九鄉飲酒禮十鄉射禮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儀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大夫禮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喪祭也。十一十二十三篇射鄉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喪服通乎上下且爲子夏之傳宜附於末。其序與禮運全合。與王制亦相合。劉向別錄以喪祭六篇居後而喪服移在士喪禮之前。則以子夏傳亂孔子之經矣。小戴次序益雜矣。疑子游傳禮運於夫子十七篇之序已如是。而高堂生傳之大戴此尤明確可據。證三戴記有冠義以釋士冠。有昏義以釋昏禮。有問喪以釋士喪。有祭義祭統以釋特牲。少牢有司徹。有鄉飲酒義以釋鄉飲酒。有射義以釋鄉射。大射有燕義以釋燕食。有聘義以釋聘禮。有朝事以釋覲禮。有四制以釋喪服。無一篇出於十七篇之外。證四以此證禮之爲十七篇完具無闕。斷斷明鑿矣。孟子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有冠昏而夫婦別。有喪祭而父子親。有鄉射而長幼序。有朝聘而君臣嚴。夫婦別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長幼序。長幼序而後君臣嚴。由閭門而鄉黨。由鄉黨而邦國朝廷。不可一日廢也。綱之五倫。根之五性。本末畢舉矣。至於朋友之交。則士相見爲在下之朋友。食燕爲在上之朋友。且禮皆具賓主。則朋友之交。橫貫乎達道之中。天下之人。在是矣。大傳曰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不得與民變革。禮經之義。乃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喪服一篇。兼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賅上治下治旁治。而人治之大。無乎不舉。總之以經人倫也。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義理決人道備。孔子所以制禮僅十七篇。以教萬世者。以爲內外精粗已足也。故

自西漢以前未有言十七篇之闕略者也。朱子修禮分家禮鄉禮學禮王朝禮文中子以冠昏喪祭爲四禮卽家禮也。射鄉鄉禮也。朝聘邦國王朝之禮也。而士相見禮則學禮寓焉。其小大高卑無所不周如此。或謂郊社禘嘗山川五祀兩君相見大饗王事公冠釐廟及天子諸侯昏禮祭禮孔子屢與及門言之。或雜見經記中。中庸稱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疑若不止十七篇。然天子諸侯之禮非可下達。官司所掌。典至繁重。士民有老死不可得見者。非可舉以教人。且王禮雖重而所行者狹。大夫士庶之禮雖殺而所行者廣。且哀公使孺子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魯初無士喪禮。執羔執雁且不知。則魯無士相見禮。魯爲秉禮之邦。猶如此。故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周室班爵祿。則如今摺紳錄之類耳。其詳已不得聞。史遷謂自孔子時已不具信哉。唯鄉射二禮當世通行。論語載鄉人飲酒射義。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史記言孔子卒後諸儒習鄉飲大射禮於孔子冢上。其餘冠昏喪祭朝聘由孔子周游問禮搜拾叢殘。重加整定。旁皇周浹。曲得其序。存十七篇已爲備矣。孔子窮不得位於王禮自不能全具。然已有諸記埤附其間。彌縫其隙。俾後王以推行之。固已舉隅使反矣。故十七篇斷自聖心。傳爲世法。而或疑三百之不完。則不達於事勢情實者也。禮經雖十七篇。而喪服爲子夏作。故大戴附之於末。則孔子所手定者實十六篇。云十七者。合喪服傳言之。則高堂生之目。猶易上下二篇外之有繫辭也。逸禮之說。西漢無言之者。劉歆爲七略。修漢書於是。雜竄古文諸經於藝文志。河間獻王魯共王傳中。然史記河間獻王魯共王傳俱無此事。其爲竄僞易明。卽以後人所引。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中霽禮。天子巡狩禮。朝貢禮。及吳氏所輯奔喪投壺遷廟釐廟公冠之類。廟於十七篇之間。不

能相比附以常與變不相入。偏與正不相襲也。況如太平御覽引巡狩禮文辭不古。及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誕而不經。而月令注及皇覽引王居明堂禮數條。皆在尙書大傳第三卷。洪範五行傳之中。其爲劉歆影取無疑。亦猶逸書僞武成之剽世俘解。其爲他篇之作僞可知。或以爲多三十九篇。卽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五百餘篇之文。然史遷獻王傳無之。則獻王所輯之五百餘篇。亦歆之僞文。所謂得自淹中者。舉不足據。歆佐莽篡位。制禮作樂。故多天子諸侯禮。因徧僞諸經爲證。故極抑十七篇。以爲諸經記雖不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其微惜可見。凡藝文志文義。無不抑今文而崇僞古。平心按之。皆可見也。自爾之後。爲歆僞說所惑。咸以禮十七篇爲不備。而咸惜逸禮之不存。朱子曰。古禮五十六篇。班固時其書尙在。鄭康成亦及見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時失之。甚可惜也。王伯厚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烝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注。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明堂禮。見蔡邕論。又奔喪疏引逸禮。王制疏引逸禮。云皆升合食於太祖。文選注引逸禮云。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論衡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又得逸禮一篇。合五十七。斷珪碎璧。皆可寶也。吳草廬曰。三十九篇。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凡此諸儒。猶爲歆所大惑。於是人人視十七篇爲殘闕不完之書。唐定正義。孔沖遠自疏禮記。使門人賈公彥疏儀禮。已自輕之。自宋明後。遂廢禮經。不以試士。天下士人。於是無復誦習者。顛倒悖謬。率天下而侮聖黜經。遂千年矣。劉歆之罪。可勝誅哉。以其所託甚古。故淆亂二千年學者之耳目。莠言之亂。可畏矣乎。

按六經皆孔子所作。詩三百五篇。書二十八篇。禮十六篇。易上下二篇。春秋十一篇。樂在於聲。其制存於禮。其章存於詩。無文辭。是爲六經。稟於聖制。尊無與上者。易之繫辭。禮之喪服。附經最早。然史記稱繫辭爲傳。喪服亦名傳。亦弟子所推補也。自六經而外。皆七十子後學所記。各述所聞。或獨撰一書。或合述一書。與經別行。統名曰傳。凡儒家言皆是。猶內典佛說者爲經。菩薩說者爲律論也。雖以論語紀孔子言。以非孔子所撰。亦名爲傳。但諸所說。雖宗師仲尼。亦各明一經之義。如五帝德帝繫姓。文王世子。武王踐阼。爲書作記者也。繫辭易本命。爲易作記者也。王制坊記。爲春秋作記者也。曲禮玉藻少儀。郊特牲禮運禮器投壺。豐廟。爲禮作記者也。自餘若經解。大學中庸之類。通論爲多。蓋七十子後學。即儒家之書。即論語。孝經。亦在其中。孔門相傳。無別爲一書。謂之禮記者。但禮家先師刺取七十子後學記之言。禮者爲一冊。俾便於考據。如後世之爲類書然。今按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孫卿子三十三篇。賈誼五十八篇。禮記中如中庸采之子思。曾子問及立事十篇。采之曾子坊記。表記。緇衣。采之公孫尼子。三年問采之荀子。保傅禮察采之賈誼。則禮記純采之七十子後學可知。五家先師。日加附益。故既采賈誼之保傅禮察。公冠並采及漢孝昭帝祝辭。則宣元後先師之所采者矣。又非徒采記禮者。並其通論義理之大學。中庸學記等篇。亦刺采之。漸次彙成。以便學者觀覽。猶易家先師之采繫辭。韓詩之采外傳。史遷引宰子問五帝德。尙未以爲禮記。則出之甚後。故大小戴慶氏各有去取。各有附益。既非孔子制作。亦無關朝廷功令。其篇數蓋不可考。但爲禮家附記之類書。於中祕亦不涉焉。劉歆知其然。故采樂記於公孫尼子。采方士明堂陰陽說。而作月令明堂位。

志。謂小戴四十六篇。馬融增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乃爲四十九篇。按別錄已有三篇目。則劉歆已竄附也。采諸子雜說而作祭法。並推附於戴氏所傳類書中。因七十子後學記。而目爲禮記。自此始也。此云記百三十一篇。釋文引周禮論序云。古禮記二百四篇。今并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傳四篇。恰當二百六篇。考儒家上除內業。周史六。政。周法。河間周制。譚言功議。七部不可知之書。諸云周政周法。疑歆所僞以證周官者。詳見下。下除徐子魯仲連以下。自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孟子十一篇。孫卿子三十三篇。芋子十八篇。甯越一篇。王孫子一篇。公孫固一篇。李氏春秋二篇。羊子四篇。董子一篇。仲子一篇。恰二百六篇。若以中庸本在記內。此爲說耳。不可數。則記百九十篇。儒家除李氏春秋二篇。似竄入外。實二百四篇。是則二百四篇者。七十子後學記原篇。人所共知。欲欲攻后倉士禮之闕。又窺見禮經十七篇。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無多。乃僞造典禮。以爲明堂陰陽王史氏記。謂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於是去取七十子後學。及后倉記。而竄明堂陰陽王史氏數十篇於其中。以實二百四篇之目。而痛抑今學。爲推士禮而致於天子。其作僞之術。情見乎辭。考孔子定禮。止十六篇。其他則與弟子言之。未及成書。賴弟子推補爲多。卽以喪服一篇。已爲子夏之傳。蓋子夏所推補者。其他禮記諸篇可知。故倉等推禮。是七十子家法。孔子發其大義。則高弟人人可依例推致。論語所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明貴能推致也。若使孔子事事爲之。雖以聖人之方。有所不能盡者矣。歆之乘機竄僞。因門竊發。此如卓操之伺隙盜篋。唯正名

討除之而已。至若釋文所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此皆古學家虛造之說。不可信。要之三家博士。刺取禮記多寡。去取各有不同。今本禮記。據別錄有四十九篇。別錄爲故。僞撰。則亦故所定。以便其竄附者。盧馬考而述之者也。若後漢書曹褒之傳。禮記四十九篇。橋仁之傳。禮記四十九篇。考曹褒爲慶氏學。橋仁爲戴德學。安得有四十九篇之說。此爲僞古學。僞竄無疑。其七十子後學記辨詳下。

至周官經六篇。則自西漢前未之見。史記儒林傳。河間獻王傳。無之。其說與公穀。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傳所謂。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故與莽所更法。立制略同。蓋劉歆所僞撰也。歆欲附成莽業。而爲此書。其僞羣經。乃以證周官者。故歆之僞學。此書爲首。自臨孝存難之。何休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蓋漢今文家猶知之。自馬鄭尊之。康成以爲三禮之首。自是盛行。蘇綽。王安石。施之爲治。以毒天下。至乃大儒朱子。亦稱爲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爲歆所謾甚矣。歆僞諸經。唯周禮早爲人窺破。胡五峯。季本。萬斯同。辨之已詳。姚際恆亦置之古今僞書考中矣。又按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時衆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尙幼。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弟子死喪。徒有河南轅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云唯歆獨識。衆儒以爲非是。事理可明。此爲歆作周官最易見。其云尙著錄者。妄耳。或信以爲真。出劉向。且謂詬厲周禮爲誤。周公致太平之迹。謂鄭君取之。爲不以人廢言。則受



欲欺給矣。或又據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土牛事。信其出西漢前。不知史記經劉歆竄亂者甚多。史遷時蓋未有周官。有則儒林傳必存之。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亦猶有誤。武帝世本無周官。何得有所議邪。則孝存尙未知其根源也。今以史記河間獻王傳及儒林傳。正定之。其真僞決矣。蓋歆爲僞經。無事不力。與今學相反。總集其成。則存周官。今學全出於孔子。古學皆託於周公。蓋陽以周公居攝佐莽之篋。而陰以周公抑孔子之學。此歆之罪不容誅者也。其本原出於管子及載記。管子五行篇曰。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爲當時大常爲魔者。奢龍爲士師。祝融爲司徒。大封爲司馬。后土爲李。春者士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爲六官所自出。曲禮六太五官。六府六工。亦其題也。盛德篇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飭宗伯。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司寇。

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千乘篇云：司徒典春，司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文王官人篇：國則任貴，鄉則任貞，官則任長，學則任師，族則任宗，家則任主，先則任賢。朝事篇則幾於全襲之。故之所爲，大率類是。故既多見，故書雅記，以故規模彌密，證據深通。後儒生長其下，安得不爲所惑溺也。

司馬法言車乘，與今學不同，與周官合。蓋亦故之僞書。其云軍禮，與周官吉凶軍賓嘉合，以禮經按之。禮運昏義祇有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禮，王制有冠昏喪祭鄉相見六禮，唯本命以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爲九禮。若非故所自出，則故所竄入者也。大戴禮多與周禮同，二者必居一焉。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爲侍郎。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

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歸以益微。

按樂本無經。其儀法篇章。散見於詩禮。所謂以音律爲節是也。制氏世在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下詩賦略。有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大戴投壺雅詩可歌。有鹿鳴。魏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上云雅歌詩四篇。則音律未亡。安得謂無遺法也。魏文侯樂人竇公。不見他書。唯師古注引桓譚新論有之。桓譚嘗從欽問業。專述欽僞古文經學。不足爲據。按史記魏文侯薨。年至文帝元年。已二百有十四歲。計竇公能爲樂人。年當在壯。而爲樂人。未必在文侯薨年。獻書未必在文帝元年。則應二百五六十許歲。安得爲百八十歲也。天下安得此老壽。與晉時得范明友之奴。正復妄言耳。且使竇公誠有獻書事。則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好述奇怪。有此遺經異人。其有不詳。彼之邪。蓋欽贗作周官。故僞造故事。以證明之也。其所云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獻二十四卷記。考史記禮樂志。河間王世家。儒林傳。皆無此事。則亦欽所僞託而已。欽之精神。全在周官。其僞作古文書毛詩。逸禮。爾雅。咸以輔翼之。故於七略。處處設證。使人深入其藪。目迷五色。而不之覺。其術至巧。密豈知心。勞日拙。千載後終有發覆之日邪。此所云獻王毛生采周官。皆點綴其人。以爲旁證。又云

與制氏不相遠以重之也。故謂王禹獻二十四卷記。劉向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審以全徵。而所列卽二十三卷記。居首。故所遺諸古文。列皆居首。是故以二十三卷記爲主矣。禮記樂記正義謂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二十四卷記無所錄。正義又載二十三卷之目。有竇公一篇。別錄出故所改竄竇公其人。又卽故所附會者。此尤欲僞二十三卷記之明證。然則王禹二十四卷之記。特故點綴之。以爲烘託之法。猶高氏之易。鄭夾之春秋耳。其以二十四卷爲益徵。抑揚尤爲可見。二十三卷記。載於別錄。不可謂微。其所謂微者。定指二十四卷之書。是樂記出於故無疑矣。禮樂志亦有引河間樂之說。附辨於下。

漢書禮樂志附

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朱暉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闕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鑿鑿。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暉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况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

劉歆偽撰樂記託之河間獻王又別託爲王禹所傳以烘託之朱暉等之上言平當之議蓋卽授意於  
歆者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則亦孔光不助龔勝解綬師丹大怒之倫也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傳三十卷左邱明·魯太史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師古曰·夾音頓

左氏微二篇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鐸氏微三篇楚大傅鐸椒也

張氏微十篇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綽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國語二十一篇。左邱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章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

治易。事五帝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

大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考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按史記儒林傳。春秋祇有公羊穀梁二家。無左氏。河間獻王世家。無得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馬遷作史。多採左氏。若左邱明誠傳春秋。史遷安得不知。儒林傳述六藝之學。彰明較著。可爲鐵案。又太史公自序稱。講業齊魯之都。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若河間獻王。有是事。何得不知。雖有蘇張之舌。不能解之者也。漢書司馬遷傳。稱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俱言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報任安書下又云。乃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抒其憤。凡三言左邱明。俱稱國語。然則左邱明所作史遷所據國語而已。無所謂春秋傳也。欲以其非博之學。欲奪孔子之經。而自立新說。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學。首在春秋。春秋之傳在公穀。公穀之法與六經通。於是思所以奪公穀者。以公穀多虛言。可以實事奪之人。必聽實事而不聽虛言。

也。求之古書，得國語與春秋同時，可以改易竄附。於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編年，比附經文，分國語以釋經，而爲左氏傳。飲本傳，蘇欽始引傳解經，得其實矣。作左氏傳微，以爲書法。依公穀日月例，而作日月例，託之古文，以黜今學。託之河間張蒼、賈誼、張敞、名臣通學，以張其名。亂之史記，以實其書。改爲十二篇，以新其目。變改紀子帛君氏卒諸文，以易其說。續爲經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徧僞羣經，以證其說。事理繁博，文辭豐美。凡公穀釋經之義，彼則有之。至其敘事繁博，則公穀所無。遭逢莽篡，更潤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貴顯天下。通其學者，以尊其書。證據符合，黨衆繁盛。雖有龔勝、師丹、公孫祿、范升之徒，無能搖撼。雖博士屢立屢廢，而賈逵選嚴、顏高才二十人，教以左氏。見後漢書賈逵傳。至於漢末亂起，相斫之書，以實事而益盛。武夫若鬪羽、呂蒙之屬，莫不熟習。孔子改制之學，既爲非常異義，公穀事辭不豐，於是式微。下迄六朝，左傳一統。隋志釋文，歎公穀之垂絕矣。唐世經學更變，並束三傳，而世尙辭章。左氏傳實大行也。陸澹春秋集傳纂例，謂左傳其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史通中左篇云：孔子修春秋時，年已老矣，故其傳付之邱明。傳之與經一體，相須而成也。凡所以尊左者，皆尊其事。遂至於今學。者咸讀左氏，而通公穀幾無人焉。此固劉歆所逆料而收拾者也。蓋國語藏於祕府，自馬遷劉向外，罕得見者。太史公書關本朝掌故，東平王字求之，漢廷猶不與。見漢書東平思王傳。况國語實是相斫書乎？時人罕見，故得肆其改竄。舊繡移曲折，顛倒在短褐。綆於無迹可尋。此今學所以攻之不得其源，而陳元、賈逵所以能騁其口說也。今以史記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所述春秋時事較之，如少昊嗣黃帝之妄，后羿寒浞篡統，少康中興之誣，宣公之夫人爲夷



姜而非燕。宣姜之未嘗通公子頑。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戴公文公非宣姜通昭伯所生。陳佗非五父隱母聲子爲賤妾而非繼室。仲子非桓母。是皆欲誣古悖父。竄易國語而證成其說者。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甚詳。且國語行文舊體。如惠之二十四年。則在春秋前。悼之四年。則在獲麟後。皆與春秋不相比附。雖經欲改竄爲傳。遺迹可考。史記五帝本紀十二諸侯年表。皆云春秋國語。蓋史公僅採此二書。無左氏傳也。幸遷向書尙在。猶可考見一二耳。而張衡譙周司馬貞反據左傳以攻史記。謾甚矣。其詳別見左氏傳僞證。欲徧造僞經。而其本原莫重於僞周官。及僞左氏春秋。而僞周官顯背古義。難於自鳴。故先爲僞左氏春秋。大放厥辭。於河間獻王傳。則謂左氏春秋已立博士。移太常博士書。亦誦言之。此志敘仲尼之作春秋。橫插與左邱明觀其史記以實之。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左氏記事。在獲麟後五十年。邱明果與夫子同時。共觀魯史。史公何不列於弟子。論本事而作傳。何史公不名爲傳。而曰春秋。且如鄆季姬魯單伯子叔姬等事。何失實也。經所不及者。獨詳誌之。又何說也。經本不待事而著。夫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論。多乖異也。如劉說。欲亦不能自辨矣。蓋欲託於邱明。而申其僞傳。於是尊邱明爲魯君子。竄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又稱與孔子同觀史記。僞古論語。又稱孔子與邱明同恥。蓋欲彌縫周密者也。續經之傳云。悼之四年。據史記魯世家。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其薨在獲麟後五十餘年。在孔子時且未卽位。何得遽稱其諡。欲亦自忘其疏矣。春秋正義一。引嚴氏春秋。亦有與左邱明觀書事。蓋嚴願。高才。受學之後。所竄亂者矣。且孔父夫子六世祖。而書名以貶。倘左氏如此。必非親見聖人者。此欲無可置辭者也。公羊穀梁。大行漢世。自君臣政事。奏議咸依焉。都夾二氏。

劉向別錄無之而不惜憑虛。至其所首欲奪之者。雖以七十子親受之說。猶痛貶之爲末世口說。安意失真。置之與無是烏有之僞鄒夾同科。鼓舌搖唇。播弄白黑。隨手抑揚。無所不至。昔魏收作魏書。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時人號爲穢史。歆之作僞亂道。其罪又浮於收百倍矣。其云春秋古經十二篇。蓋歆之所妄分也。云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則公穀相傳皆十一篇。故公羊傳穀梁傳公羊顏氏記皆十一卷也。卽子虛之鄒氏夾氏傳亦十一卷。然則天下相傳經皆十一篇。蓋孔子所手定。何邵公猶傳之。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公羊閔二年解詁。蓋西漢胡毋生以來舊本也。歆古經十二篇。或析閔公爲一篇。或附續經爲一篇。俱不可知。要皆歆之僞本也。凡歆所僞之經。俱錄加於今文之上。六藝皆然。此亦歆自尊其僞經之私心可見者也。歆既爲左氏徵以作書法。又錄鄒氏徵張氏徵。在虞氏徵傳之上。皆以爲春秋說。而西漢人未嘗稱之。蓋亦鄒夾之類。皆歆所僞作。以旁證左氏徵者。其意謂中祕之春秋說尙多。不止左氏春秋。爲人間所未見。讀見寡聞。未窺中祕者。慎勿妄攻也。其術自謂巧密矣。然考儒家別有虞氏春秋。與虞氏徵傳。豈有兩書邪。則左氏傳之與國語。分爲二書。亦其狡僞之同例。尤無可疑。况左氏傳不見於史記。而力爭於歆者乎。或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以相難。則亦歆所竄入者。辨見前國語僅一書。而志以爲二種。可異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卽今傳本也。其一劉向所分之新國語五十四篇。同一國語。何篇數相去數倍。可異二也。劉向之書。皆傳於後漢。而五十四篇之新國語。後漢人無及之者。可異三也。蓋五十四篇者。左

邱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爲春秋傳。於是留其殘勝，撮拾雜書，加以附益，而爲今本之國語。故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國語，周語、晉語、鄭語，多春秋前事。魯語則大半敬姜一婦人語。齊語則全取管子小匡篇。吳語、越語，筆墨不同，不知撮自何書。然則其爲左傳之殘餘，而歆補綴爲之至明。歆以國語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知之者，故復分一書以當之。又託之劉向所分非原本，以滅其迹。其作僞之情可見。史遷於五帝本紀十二諸侯年表，皆云春秋國語。若如今國語之寥寥，又言少皞與本紀不同。史遷不應妄引矣。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知左氏之僞，攻辨甚明，而謂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直稱春秋。太史公所據舊名也。冒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譌傳譌者矣。蓋尙爲歆竄亂之十二諸侯年表所惑，不知其卽國語所改。故近儒以爲左氏作國語，自周穆王以後分國而述其事。其作此書，則依春秋編年，以魯爲主，以隱公爲始。明是春秋之傳。番禹陳氏澧說亦猶申受不得其根原也。然申受左氏春秋考證，謂楚屈瑕篇年月無考。固知左氏體例與國語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是明指左傳與國語相似矣。左氏春秋考證，隱公篇紀子帛莒子盟於密。證曰：如此年左氏本文盡闕。六月戊申。證曰：十年左氏文闕。桓公篇元年。證曰：是年左氏文闕。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證曰：卽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闕。冬，曹太子來朝。證曰：是年左氏文闕。巴子篇年月無考。冬，齊衛鄭來戰於郎。我有辭也。證曰：是年左氏文亦闕。虞叔篇年月無考。十二年。證曰：是年左氏文闕。楚伐絞篇。當與屈瑕篇相接。年月亦無考。十三年。證曰：是年亦闕。伐羅篇亦與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六年。證曰：是年亦闕。莊公篇元年。證曰：此以下七年文闕。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無考。

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皆證曰文闕二十七年證曰比年左氏文闕二十九年證曰文闕三十年證曰是年蓋闕三十一年證曰文闕僖公篤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證曰是年文闕昭公篤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證曰此篇重定元年僞者比附經文而失檢耳又觀各條劉申受雖未悟左傳之摭於國語亦知由他書所采附亦幾幾知爲國語矣蓋經傳不相附合疑其說者自來不絕自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班固爲故傳云及故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班爲古學者亦知引傳解經由於故矣不特班固也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後漢書范升傳李育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後漢書儒林傳惜不得故作僞之由未達一間卒無以塞陳元賈逵之口耳又不徒范升李育何休也王接謂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晉書王接傳朱子語類云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闕上文甚事八十三又不止王接林黃中朱子也卽尊信左氏傳者亦疑其有爲後人附益矣陸澹春秋集傳纂例謂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經文可知而後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末釋者抑爲之說番禺陳氏澧東塾讀書記曰孔冲遠云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唯二條有例者乎蓋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又傳之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如莊十一年傳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成十八年傳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

曰復入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此明知凡例不合。而歸之於告。是遁辭矣。且左傳多傷教害義之說。不可條舉。言其大者。無人能爲之回護。如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云不稱名。非其罪也。既立此例。於是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杜注云。洩治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卻宛。杜注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種種邪說出矣。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左傳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預釋例。暢衍其說。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傳云。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遠命也。是孔子貴媚權臣。而抑公室也。凡此皆欲借經說以佐新莽之篡。而抑孺子嬰。翟義之倫者。與隱元年不書卽位攝也。同一獎奸翼篡之說。若是之類。近儒番禺陳氏澧。皆以爲後人附益。是雖尊左氏者。亦不能不以爲後人附益矣。又不止後儒也。且爲欲僞傳作注疏者。亦不能無疑矣。莊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預注。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正義。曹殺大夫。宋齊伐徐。或須說其所以。此去邱明已遠。或是簡牘散落。不復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蓋杜預。孔穎達。亦以爲傳不釋經。各明一事矣。文十三年。左傳其處者爲劉氏。正義云。漢室初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則孔冲遠之有異說多矣。又僖公十五年。曰上天降災。釋文曰。此凡四十二字。檢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此文見列女傳。小有異。

同。夫服杜以後，尚有改竄，而世人習爲故常，則歆以前之竄亂，尙可辨邪。以此證之，然則天下尙有惑左氏之文采，溺劉歆之僞說，其亦有未審矣。或者惑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左氏春秋之說，及左氏微信左氏之傳經，且以史遷引左傳書法，左傳多與今學之禮相合爲證，史記之文多歆竄入，辨見前。左邱明著書，在獲麟後五十餘年，習聞孔門之說，不稱今學之禮，則何稱焉。但中多異說，爲歆所竄入，故今古禮錯雜其中，要之左氏卽國語本分國之書，上起穆王，本不釋經，與春秋不相涉，不必因其有劉歆僞古禮，而盡斥爲僞書，亦不能因其偶合於儀禮禮記，而信其傳經也。

# 偽經考卷三下

漢書藝文志辨僞第三下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瀆曰。分曉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瀆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師古曰。解釋論語意者。

齊說二十九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

魯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卷。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卷。

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嬰。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故造古文。以徧偽諸經。無使一經有缺。至於論語孝經。亦復不遺。傳魯論之庸生。當亦故所竄入。以實其偽經之傳人耳。魯論由張禹傳至東漢。包氏周氏之說。猶其真派。然已雜合齊魯。亂家法矣。至鄭康成。雜合古今真偽。遂不盡可考。志稱論語古二十一篇。注云出於孔子壁中。兩子張按論衡正說篇云。不知論語本幾何篇。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是古文不止二十一篇也。王充必有所見。則故之偽論語。尚不止二十一篇。特故不敢著之七略耳。然自鄭康成雜合古今。則今本論語必有偽文。如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一章。必故偽竄。又何晏論語集解。雜采古今。采孔馬之注。則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說。又易孔馬之經。咸氏琳經義雜記語。今巧言令色一章。集解正引偽孔安國注。其為古文論語。尤為明確。故以左邱明親見聖人。好惡與同。以仲尼弟子無左邱明。故竄入論語以實之。故徧竄羣經。證成偽說。不復可條辨也。孔子三朝七筮。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哀公語也。按大戴孔子對哀公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詰志。小辨。用兵。



少間七篇不止一篇也。小辨有爾雅以觀於古語。其欲僞爾雅所由附會者歟。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致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長孫氏說二篇。

江氏說一篇。

翼氏說一篇。

后氏說一篇。

雜說四篇。

安昌侯說一篇。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晏曰。爾雅也。雅正也。

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

說三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子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師古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按孝經傳授不詳所自始，故有朱子刊誤之疑。又未明左氏之爲歆所竊，僞以孝經中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與左傳同。不知左傳之襲孝經，反疑孝經之襲左傳。於是孔門真傳之書，反疑爲僞矣。考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篇，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若呂氏春秋陸賈新語，劉向說苑，皆有援據孝經，鈎命決云：孔子在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公羊疏引：西漢儒者言之鑿鑿，以爲出於孔子固非。困學紀聞引晁氏云：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又引馮氏云：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今按其文稱曾子而未引詩書與坊記表記緇衣相近，似必孔門之故書雅記。晁氏所云殆亦近之。四庫提要以魏文侯有孝經傳，而信爲七子遺書，則誤矣。文侯孝經傳，漢志不錄，此與子夏易傳皆僞書。不足據。隋志謂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不知所自出，疑未必確。然而江翁、后倉等所傳淵源深遠，劉歆既僞造古文，必欲使經藝咸有古文而後止，不必有他義也。孝經與易論語皆不過顛倒改易文字以自異，然據桓譚之言，孝經僅千八百七十一字，異者乃四百餘字，何許子之不

揮頰也。共王無得古文之事，爲歆僞撰，辨已見前，而歆必以孝經古孔氏一篇爲首，託之孔安國，亦猶僞造古文尙書之故智耳。桓譚嘗問學於歆，專守古學者不足據也。因有古孔氏之故，遂有安國之傳。安國之傳亡逸於梁世，而劉炫之僞孝經孔傳出焉，亦與王肅僞古文書同，則非歆所及知矣。然志不云古文有孔氏說，而許叔重遣子冲上說文書，並上孝經孔氏古文說，則歆又僞作孔氏孝經古文說。志不詳之，猶歆有易費氏章句，費氏分野，而志不敘也。或作於定七略後也。然則僞孔傳之妄，亦歆之作俑矣。其餘流別，山陽丁晏孝經徵文辨之甚瞭，今不詳。

爾雅一書，張稚讓上廣雅表，以爲周公所作。然劉歆西京雜記云：郭偉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僞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按爾雅不見於西漢前，突出於歆校書時。西京雜記又是歆作，蓋亦歆所僞撰也。趙岐孟子題辭謂文帝時爾雅置博士，考西漢以前皆無此說。唯歆移太常書有孝文諸子傳說立學官之說，蓋卽歆作僞造以實其爾雅之真。詳經義釋文輯及歆與楊雄書稱說爾雅，尤爲歆僞造爾雅之明證。歆既僞毛詩周官，思以證成其說，故僞此書。欲以訓詁代正統，所稱子雲之言，史佚之教，皆歆假託無俟辨。然子雲本受歆學，或爲歆所給耳。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之說，有大戴禮小辨篇，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足證然哀公以人君觀政，孔子乃教以讀爾雅，訓詁禽魚草木之文，非唯迂遠實不通矣。論語孔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以此推之。小辨所謂爾雅。必稱大小雅也。故足以辨言。觀政。張揖上廣雅表。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王念孫疏證云。大戴禮盧辨注云。爾近也。是依於雅頌。是盧氏不以爾雅爲書名。按彼文云。循弦以觀於樂。爾雅以觀於古。謂循乎弦。爾乎雅也。然則劉歆蓋因而附會之耳。幸有歆說在。猶可互證。漢書王莽傳。莽奏徵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蓋皆歆所僞竄。藉莽力以行其書。爾雅與逸禮。古書。毛詩。周官。並徵。其俱爲歆僞無疑。經典釋文序錄稱。注者有健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凡五家。然則歆既僞撰。又自注之。自歆以前未嘗有其健爲文學無有姓名。亦歆所託。則徐敖傳毛詩。唐生傳古書之故態也。考爾雅訓詁。以釋毛詩。周官爲主。釋山則有五嶽。與周官合。與藝典。王制。五嶽。三公。後人校改之名也。釋地九州。與禹貢異。與周官略同。釋樂與周官大司樂同。釋天與王制。異。祭名與王制異。與毛詩周官合。若其訓詁全爲毛詩。間有敏揖之訓。藁長之釋。釋獸無騶虞之獸。釋木以唐棣爲移。時訓三家。以弄狡獪。然按其大體。以陳氏毛詩稽古編。列爾雅毛傳異同考之。孰多孰少。孰重孰輕。不待辨也。蓋歆既僞羣經。又欲以訓詁證之。而作爾雅。心思巧密。城壘堅嚴。此所以欺給百代者歟。然自此經學遂變爲訓詁一派。破碎支離。則歆作俑也。或據周易師。眾也。比。輔也。震動也。遘。遇也。皆與爾雅合。喪服傳。親屬稱謂。與釋親合。春秋元命包云。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爾雅序正義引。與釋詁合。而信之。不知歆網羅其真。以證成其僞。然後能堅人信。况易雜卦。亦

歆所僞哉。鄭玄。張揖。郭璞之徒。爲其所謾。不亦宜乎。

孫氏星衍爾雅釋地四篇後敍云爾雅所紀則皆周官之事釋詁釋言釋調則詁訓掌道方志以詔觀  
事及調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也釋親則小宗伯掌三旅之別以釋親疏釋宮亦小宗伯掌辨宮室之  
禁也釋器其緩器謂之九設云云則獸人掌畧田獸辨其名物肉曰脫之云云則內饗辨體名肉物黃  
金謂之盪云云則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之戒令辨其名物之熾惡金鏃翦羽謂之鏃云云則司弓矢掌  
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也珪大尺三寸謂之珩云云則典瑞掌王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一染  
謂之緇云云則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也釋樂則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也  
釋天則貳禘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又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辨其吉凶又  
甸祝詛祝之所掌也其旌旗則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巾車掌公車之政辨其旗物而等敍之也釋地釋  
邱釋山釋水則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  
之名物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  
其財用又山師川師遽師之所掌也釋草以下六篇亦大司徒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山師  
川師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又土訓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  
求也又倉人掌辨九穀之物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皆在也釋畜則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牲辨  
其名物其馬屬則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雞屬則雞人掌共雞牲辨其名物也昔魯哀公欲學  
小辨以觀於政孔子告之爾雅其意在是是周公之著爾雅爲在周禮前周禮之名物必以爾雅辨之  
也觀此說知爾雅與周官符合其同爲僞書易明矣

欽云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故既作爾雅。後復作小爾雅。古今字。按隋唐志。皆云小爾雅一卷。李軌解。唯宋中興書目。小爾雅一卷。孔鮒撰十三章。見玉海四十四。自後宋史藝文志同。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云。見於孔鮒書。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小爾雅一卷。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卽孔叢子第十一篇也。國朝宋翔鳳。小爾雅訓纂序曰。今之爲康成學者。恆謗譏此書。以爲不合鄭君。同乎俗說。然還按詩禮。乃鄭君之改易古文。非小爾雅之備遠經義。據其後以疑其前。明者之所不取也。漢之經師。咸有家法。唯有小學。義在博通。就今所傳。楊子雲。劉成國。張稚讓。諸家之作。多資旁采。魁獲所宗。比之墨守。殆有殊途。至於此書。則依循古文。早見凌雜。隳括。以就源流合一。今以宋氏小爾雅訓纂逐條按之。無一字出於古文。僞經之外者。蓋與爾雅同。爲劉歆僞撰。古今字當亦出於一手。門人陳千秋曰。尙書釋文引賈逵說。僞僞以終重六兩。周官銀重九銖。僞僞近是。按逵所謂僞僞之說。卽出小爾雅。逵劉歆古文之干城。何忽誤爲僞僞。然逵以其與周官合。故以爲近是。是小爾雅與周官出於一手之明據。逵特僞僞其辭耳。至自尊而竄附孝經家。抑亦妄矣。宋氏之說。足以衛小爾雅。不知更足以證劉歆之僞也。至宋人以爲孔鮒撰者。蓋五代之亂。此書已佚。而僞造孔叢者。嘗刺取以入其書。宋人又就孔叢錄出之。故當代書目。遂題爲孔鮒所撰。則展轉附會。歧中之歧。殆不足辨也。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八體六技。

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愛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調摹一篇。楊雄作。

別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楊雄蒼頡調摹一篇。

杜林蒼頡調摹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楊雄、杜林、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

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辭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是也。是時始建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

論語。學記。經解。莊子。史記。敍六經皆不他及。誠以孔子所筆削。雖論語孝經。不能上列。况其他乎。小學者。文史之餘業。訓詁之末技。豈與六經大道並哉。六藝之末。而附以小學。僞爾雅。小雅。古今字本。亦小學而附入。孝經。此劉歆提倡訓詁。抑亂聖道。僞作古文之深意也。按內則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計。尙書大傳。十有三年始入小學。二十八入大學。蓋與內則俱卿士之禮。尙書大傳又云。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此士庶人之禮也。唯大戴保傳篇。年八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就大學。則太子之禮。非卿士庶人所能比也。保氏六書之說。條理甚備。唯古書絕不之及。唯許慎說文。鄭康成注周官稱焉。然皆出歆之傳。蓋創造於歆。而僞附於周官者也。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蓋歆所僞竄。鄭漁仲攻之。讖蓋高矣。然



歆亦非能創爲之。蓋事形聲意通，以轉假古人所本有名義條例。歆之所發明，倘其自著一書，發明六例，豈不甚善。唯僞託於經，則不得不惡而辨之也。其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六體中有古文奇字，信如歆言，則其時吏民皆識古文。古文之學，何以不興。且許慎、衛恆、江式之流，咸以爲古文絕於秦漢。何也。蓋繆篆蟲書，以摹印章書幡信，則或有之。八體六技，蓋歆所僞撰。史籍十五篇，蓋猶是周人小學之書。唯與歆所僞之壁中古文異體。故歆稱蕭何律之六體，及甄豐之校六書，皆有古文奇字，而無籀。其抑之可見。蓋秦篆文字，出於史籍篇。史籍篇爲周之文，而爲漢今文之祖。歆之抑之，亦猶言易則尊費氏，而抑施孟梁邱。言春秋則右左氏，而左公穀也。蒼頡雖爲秦篆，然上原史籍，當爲文字正體。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時王莽柄國，尊信劉歆。此百數人被徵者，必皆歆之私人。奉歆僞古文奇字之學者也。劉歆工於作僞，故散之於私人，假藉莽力，徵召貴顯之，以愚惑天下。如古文經傳，授之私人，及王莽奏徵天下通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者，詣公車。至者千數，皆其故智也。楊雄之好奇字，蓋爲歆所惑。而受歆學者，法言、大玄、並用僞經。取其有用者，以作調纂篇。易蒼頡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蓋歆徵其私人，以給楊雄。又假楊雄之名，使編訓纂，以給天下。其術甚巧。楊雄有知，應悔爲其所賣也。班固續作十三年，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固所謂六藝者，歆之毛詩、逸書、逸禮、周官、左氏春秋、爾雅、月令之倫。其僞古文皆取之。史籍十五篇，建武已亡其六。倉頡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然則西漢蒼頡篇三千三百字，相如。凡將史游急就，李長元尚皆蒼頡正字。唯凡將頗有出當不多。兼有復字。蓋漢

時蒼頡篇本合蒼頡、爰歷、博學之書爲之。故有復字。李斯、趙、胡各自著書。本不相謀。則復字當必多。是并無三千三百字之數矣。西漢六藝羣書當備集矣。此爲周秦相傳之正字也。而楊雄、班固所增。凡一百三章。以六十字一章計之。共六千一百八十字。驟增兩倍之數。蒼頡本皆今字。欲復使杜林作訓。故竄以古字古調。於是蒼頡亦有亂於古學者矣。故云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蓋以欲授意杜林。竄入古學之本爲正也。許慎紹賈逵之傳。主張古學。說文敘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殆兼蒼頡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楊雄、班固所續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共九千餘字而成之。於是真僞之字。淄澠混合。不可復辨。說文敘中。祇舉蒼頡篇、訓纂篇。未及班書。讀者未了。按班固死於永元四年。說文成於十二年。

說文隴下引班說。可見許梁班書。新唐書藝文志。班固在昔篇一卷。太甲篇一卷。卽十三章也。惜說文中不可悉別白矣。於是周漢相傳之正字。盡爲散所增亂。而不可識矣。吁。雄、固、許慎。失之於愚。而散變亂先王之正文。其罪又浮於李斯矣。今唯據急就篇。擇繙文及西漢今文經之逸文彙存之。而以西漢前金石文字輔證之。或可存周漢經藝正字之大概焉。

凡文字之先必繁。其變也必簡。故篆繁而隸簡。楷眞繁而行草簡。人事趨於巧便。此天智之自然也。以造文之始。必多爲筆墨形象。而後其意始顯。及其通用。但使爲記號而已。可共曉。今泰西文自巴比倫文字。而變爲猶太。再變爲希臘。又變爲拉丁。然後爲今法文。英文。又從法文而變之。以音紀字。至簡者也。拉丁之字稍繁焉。侍郎郭嵩燾使其地。得其三千年前古文字。皆是象形。與中國鐘鼎略同。然則文字未有不始於繁而終於簡者也。今古文反簡。繙文乃繁。桂馥云。故小篆於繙文則多減。於古文則多

增如云字古文也。小篆加兩爲雲。周字古文也。小篆加水爲潤。王筠曰。雲字始是古文。一象形一會意。令人一望而知其物類。雲字又斷其兩曲以成二字。遂成云矣。水字橫書之。破其兩旁。列之兩旁。遂成潤矣。此作字者欲其齊齊。不顯偏規錯矩也。豈得爲古文哉。永字古文也。小篆加人爲保。臣部云。篆文臣從頁。徐鍇曰。籀文臣從音。然則臣爲古文。隨爲籀文。隨爲小篆。然則古文改繁爲簡。因小篆而作可知。桂馥又云。說文敘云。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此可知大篆不施於書冊也。王筠曰。今之書冊。固不知幾經改易。然其盤吳三字皆籀文。敢棄二字。亦由籀文小變之。斲字見禮記。此亦有所承。非盡後人改用籀文也。且周既有籀書。何以復作古文。必不然矣。卽有一二奇字。亦是列國妄改。不合於史籀之正者也。桂馥又云。說文諧聲多與詩易楚辭不合。如確是三代古文。則應相合。益以知其僞也。按文字之流變。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則音殊。古今時隔。則音亦殊。蓋無時不變。無地不變。此天理也。然當其時地相接。則轉變之漸。可考焉。文字亦然。志稱史籀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則非故之僞體。爲周時真字。斷斷也。子思作中庸。猶曰。今天下書同文。則是自春秋至戰國。絕無異體。異製。凡史載筆士載言。藏天子之府。載諸侯之策。皆籀書也。其體則今之石鼓及說文所存籀文是也。子思云。然則孔子之書六經。藏之於孔子之堂。分寫於齊魯之儒。皆是秦之爲篆。不過體勢加長。筆畫略減。如南北朝書體之少異。蓋時地少移。因籀文之轉變。而李斯因其國俗之舊。頒行天下耳。觀石鼓文字。與秦篆不同者無幾。不止如王筠所謂其盤吳敢棄。知經文上承籀法也。王筠深於六書。故能發出深於許慎。而能攻許慎。如柳子厚深於國語。而作非國語。楊雄深於離騷。而作反騷。所謂

盡生於木，而運食其木也。今秦篆猶存者，有郎邪刻石、泰山刻石、會稽刻石、碣石門刻石，皆李斯所作，以爲正體。體並圓長，而秦權秦量，卽變方圓。漢人承之，而加少變。體在篆隸間，以石考之。若趙王上壽刻石，爲趙王遂廿二年。當文帝後元六年。魯王泮池刻石，當宣帝五鳳二年。體已變矣。然絕無後漢之隸也。至厲王中殿刻石，幾於隸體。然無年月。江藩定爲江都厲王，尙不足據。左方文字莫辨。補訪碑錄，審爲元鳳二字，而金石萃編疑爲保歲庶等字，則元鳳固不確也。金石聚有鳳鳳畫象題字，體近隸書。金石聚以爲元狩年作。江陰繆荃孫謂當從補訪碑錄，釋爲元康。則晉武帝時隸也。庶孝禹碑，爲河平三年。則同治庚午新出土者，體亦爲隸。順德李文田以爲僞作無疑也。葉子候封田刻石，爲始建國天鳳三年。亦隸書。嘉慶丁丑新出土。前漢無此體。蓋亦僞作。則西漢未有隸體也。降至東漢之初，若建平、鄆縣、石刻、永光三處閣道石刻，開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紀功碑、石門殘刻、鄆閣頌、戚伯著碑、楊淮表紀，皆以篆筆作隸者。北海相景君銘、曳脚筆法猶然。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變隸。篆多隸少者，吳天發神識，猶有此體。若三老通碑，尊健閣記，爲建武時碑，則由篆變隸，而隸多篆少者，以漢鐘鼎考之。唯高廟、都倉、孝成、上林、諸鼎，有秦篆意。汾陰、好埭，則有秦權意。至太官鍾、周楊侯銅、丞相府漏壺、盧僂尺，若食官鍾銘、綏和鍾銘，則體皆扁。繆在篆隸之間矣。今焦山陶陵鼎銘，其體方折，與啓封鏡及王莽嘉量同。爲天發神識之先聲，亦無後漢之隸體者。以瓦當考之，秦瓦如維天降靈甲天下，大萬樂當。嵬氏冢當、蘭池宮當。延年瓦，方春萌芽等瓦，爲圓篆。至於漢瓦，若金字、樂字、延年、上林、右空、千秋、萬歲、漢井天下、長樂未央、上林甘泉、延壽萬歲、高安萬世、萬物成成、狼千萬延、宣靈萬有喜萬歲、長樂萬歲、長生

無極。千秋長安。長生未央。永奉無疆。平樂阿宮。億年無疆。仁義自成。揜衣中庭。上林農宮。延年益壽。體兼方圓。其轉嬰柞舍。六畜蕃息。及便字瓦。則方折近鄙。闕矣。蓋西漢以前。無熹平隸體。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其漢輒有竟甯。建平。秦阿房瓦。西凡廿九。六月官八字。純作隸體。恐不足據。蓋自秦篆變漢隸。減省方折。出於風氣遷變之自然。許慎說文敘。既今學謂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蓋是漢世實事。自蒼頡來。雖有省改。要由遷變。非有人改作也。志乃謂秦時始建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許慎又謂程邈所作。蓋皆劉勰僞撰古文。欲黜今學。故以徒隸之書比之。以重辱之。門人陳千秋說。其實古無籀篆隸之名。但謂之文耳。創名而抑揚之。實自歆始。且孔子五經中。無籀篆隸三字。唯僞周官隸字最多。則用莊子。韓非子者。又卿乘篆車。此亦歆意也。於是篆隸之名。行於二千年中。不可破矣。夫以篆隸之名。承用之久。驟而攻之。鮮有不河漢者。吾爲一證以解之。今人日作眞書。興於魏晉之世。無一人能指爲誰作者。然則風氣所漸移。非闕人爲之。改作矣。東漢之隸體。包氏世臣以爲蔡中郎所變。然王稚子闕。嵩高銘。封龍山碑。乙瑛碑。挑法。已成。特中郎集其成耳。然漢隸中有極近今眞楷者。如高君闕。故益州舉廉丞貫等字。陽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眞書。尤似顏眞卿。考高頤碑。爲建安十四年。此闕雖無年月。當同時也。張遷表頤。其筆畫直。可置今眞楷中。楊震碑。似褚遂良筆。蓋中平三年者。子旂殘石。正直殘石。孔彪碑。亦與眞書近者。至吳葛府君碑。則純爲眞書矣。若吳之谷朗碑。晉之郭休碑。枳陽府君碑。龔寶子碑。北魏之靈廟碑。弔比干文。鞠彥雲志。惠感鄭長猷靈藏造象。皆在隸楷之間。與漢碑之是吾三公山。尊縫閣。永光閣道刻石。在篆隸之間。

者正同。皆轉變之漸。至可見也。不能指出作今真書之人。而能指出作漢隸者。豈不妄哉。後人加出八分之說。又指爲王次仲作。益更支離。然蔡文姬述父邕語曰。去隸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張瓌曰。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劉氏熙載曰。漢隸可當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書亦漢隸之八分。於古今轉變之故。頗能發明。通於此義。則知自孔子時之文三變。至今日而猶存。未嘗有人改作之。唯歆竄亂之耳。夫籀篆之體。有承變而無大異。雖以歆之顛倒妄謬。亦不過謂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孔子手寫之經。自孔鮒孔襄傳。至孔光十餘世不絕。別有秦魏之博士賈山伏生及魯諸生手傳之。本師弟親授。父子相傳。安得變異。則漢儒之文字。卽孔子之文字。更無別體也。子思謂今天下書同文。則許慎諸侯力政。不統於王。分爲七國。文字異形。江式表謂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衝恆四體書勢。謂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皆用劉歆之僞說。而誕妄之誓言也。古文奇字。本於鍾鼎。今說文所載古文千餘。無奇字。蓋卽八體六技之書。許慎說經。皆從古學。則是盡見古文。劉歆以古文之體。寫其僞經。然字數不過千餘。其中又多劉歆所僞造。則三代金石異文亦僅矣。凡中世承平。右文漸盛。則金石漸興。宋之劉敞。黃長容。歐陽集古。明誠金石。皆然。明及國朝。此風彌扇。而僞鍾鼎。僞碑版。遂蠹涌其間。京師市賈。皆擅此技。山東賈人。且開爐專鑄古銅。正不獨嶠嶠之碑。爲楊慎僞撰。垂露諸體。爲夢英僞作。其餘吉日癸巳之刻。比于銅盤之銘亦然。且卽有三代文字。歷世既遠。又字多異體。勢難盡識。不出於勉強傳合。則必將杜撰僞作。故談金石學者。未有不自欺而附會者也。漢自武宣後。郡國山川。往往出彝鼎。士人漸有好之。當

時上好符璠，方士媚上，僞爲之，眞者殆無一二。且道家興於漢魏後，作爲符篆諸體。虞集識之，凡七十餘體，則方士所僞造，應不少。漢書郊祀志：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賜爾旗鸞，鑿瑠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蓋當時識古文者，唯有敞。然今所見鼎銘，皆出於王命，而書體絕異。此鼎銘不知何體，故古文二字大體從此撰出。其以左傳附於張敞，亦以此。然恐張敞識古文字，亦敞所杜撰耳。楊雄、劉歆皆以絕特之學，兼好奇字，如近世金石大盛，碩學之徒，罕有不通之者。其許慎云：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則當時實有奇字。於是楊雄好之，而作訓纂。侯芭、歆子棻，皆從問之，亦敞所爲也。敞既好博多通，多搜鍾鼎奇文，以自異，稍加竄僞，增飾號稱古文。曰：作僞鍾鼎，以其古文刻之，宣於天下，以爲徵應。以劉敞之博奧，當時不能辨之。傳之後世，益加古澤。市賈之僞，不易辨其僞作。況敞所爲哉？許慎謂鼎彝卽前代之古文，古文既僞，則鼎彝之僞，雖有蘇張之舌，不能爲辨也。敞窺其時學者破碎，枝葉叢蔓，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乘其空虛，挾校書之權，藉王莽之力，因以僞文寫僞經，別爲八體六技，以惑誘學士，昭其徵應。說文序稱：孝平時徵爰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卽小篆；四曰佐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又稱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然史記共王無得古文事，張蒼傳授，亦敞僞託，則是實無古文。敞既位國師，爲王莽所尊信，爰禮、楊雄、甄豐皆其私黨，杜林事莽，亦其私人。王璜、塗惲受其古文僞

書徐放陳俠受其毛詩皆藉歆力擢至貴顯兩次詔求古文奇字集之王庭天下學者耳目咸爲所塗  
幾以爲眞壁中古文矣杜林爲張敞外孫旣夙有師承易於託附故西州漆簡爲東漢僞古文書之胎  
祖而復爲蒼頡調摹蒼頡故以亂舊文賈逵傳父徽所受塗揮之學和帝中受詔修理舊文傳之許慎  
今所傳說文是也漢志小學諸書見近人所輯僅得十一於千百然半爲歆所竄定者許慎主張古學  
其文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封演聞見記後漢和帝時始獲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時許慎特加搜采  
九千之文始備和帝時或未數班固書也其書自古文籀文外小篆諸體亦皆自古文變出其說經說  
禮皆古說則純乎歆之僞學也當是時古文之學最盛扶風曹喜工篆而曰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蔡邕  
探之爲古文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書畫奇能莫  
不雲集於時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陳留郡郟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蒼雅八體六書又  
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並能古文篆皆述歆慎之餘波於是說文字林三  
蒼爾雅盛行爲小學之軌則唐世立之於學官以課試天下之士於是歆慎之學統一天下尊無二上  
矣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  
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  
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  
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



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詩雖有三家。其歸一也。書皆出於伏生。禮皆出於高堂生。易皆出於商瞿。尤無異論。春秋出於公羊。穀梁。經傳純全。安得謂爲乖離。欲僞爲古文。不攻舊說之乖。無以見新學之是。是時古文之出。孔光、龔勝、師丹、公孫祿及諸博士皆不從之。故欲又以學者爲不闕疑。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爲大患。皆欲抑真。今崇僞古之微言也。

六藝略之作僞。略見於此。而其大端有五罪焉。一顛倒六經之序。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序。孔子手定。孔門舊本。自經解。莊子史遷。無不以詩爲首。書次之。易後於詩。書禮樂。而先於春秋。靡有異說。詩見前。而欲以易爲首。書次之。詩又次之。後人無識。咸以爲法。自是釋文。隋志宗之。至今以爲定制。倒亂孔子六經之序。其罪一。二西漢以前。但有博士之經。卽秦火不焚之本。孔氏世傳不絕之書。無闕文。亦無異本也。欲僞作古文。以竄易六藝。或增或改。諸經皆徧以其僞古經文。加於孔子今文經之上。如易經本上下二篇。而云易經十二篇。此欲所增改者也。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上古文經者。欲作也。下經者。博士傳孔子之經也。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上古經。欲僞也。下經。博士傳孔子之經也。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論語古。欲僞也。齊魯論者。七十子所傳也。孝經古孔氏一篇。孝經一篇。古孔氏者。欲僞定也。孝經者。博士所傳孔門之舊也。以己僞經。加孔子真經上。悖謬已極。其罪二。博士傳孔子學者。詩止齊魯韓三家。禮止高堂生十七篇。樂止制氏。春秋止公穀二家。欲僞爲毛詩。

逸禮、周官、大司、樂章、及樂記、左氏傳、於是論議之間、斥三家詩、取雜說、非本義、十禮不備、倉等推而致於天子、制氏樂、僅知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公穀二家、口說失真、詆之唯恐不至、而盛稱其僞作之書、後人無識、竟爲所惑、孔子真經微而幾亡、僞經盛行、其誣毀篡聖大罪三、六經皆孔子筆削、包括天人、至尊無並、難以論語孝經之美、王制、經解、學記、莊子、史記、不以並稱、至於小學、尤爲文史之末技、更無可與經並列者、故僞作古文以寫僞經、創爲訓詁、以易經義、於是以論語、孝經、列六藝、又以僞作之爾雅、小爾雅、爾雅、爾雅、自是六經微言大義之學亡、孔子制作教養之文絕、自後漢以來、訓詁形聲之學徧天下、塗塞學者之耳目、滅沒大道、其罪四、六經筆削於孔子、禮樂制作於孔子、天下皆孔子之學、孔子之教也、故思奪之於易、則以爲文王作上下篇、於周官、爾雅、以爲周公作、舉文王、周公者、猶許行之託神農、墨子之託禹、其實爲奪孔子之席計、非聖無法、大罪五、故作僞經定七略、其罪如此、不知天下後世、猶甘尊信之否乎、

論語、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孟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又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荀子、非十二子篇、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是子游氏之賤儒也、而儒效篇發大儒之效、尤詳、禮記、儒行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莊子、秋水篇、知儒墨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徐無鬼篇、莊子曰、然則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爲五、墨子、公孟篇、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韓非子、顯學篇、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太史談論六家指要、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見史記太史公自序、

史記酷吏傳序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鄙生傳沛公不好儒，未可以儒上說也。諸子傳記所言儒，皆如此，不能獨舉，僅每家擇錄二耳。凡所云儒者，皆與異教對舉而言。蓋孔子改制後，從其學者皆謂之儒。故儒者皆孔子之國號。如高祖之改國號爲漢，太宗有天下之號爲唐，藝祖有天下之號爲宋，皆與異國人言之。至於臣民自言，則云皇朝聖朝本朝國朝。人自明之，不待稱國號也。孔子之學，秦時已立。博士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非博士官所職，敢有藏詩書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則博士以詩書爲職可知。賈山傳：祖父祛爲魏時博士，則秦魏亦從孔子之教。意自子路居衛，曾子居魯，子貢居齊，子張居陳，子夏居西河，澹臺子羽居楚，七十子各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雖以七國之無道，蓋無不從孔子之教矣。老墨後起，揭幟與孔子爭，而義理精密，大勢已成，終不能敵。而道日尊，名日盛。故戰國諸子名法農戰，蓬涌並興，莫不欲奪孔子之席。日與孔子爲難。高祖入魯，以太牢祀孔子，亦以其一時教祖，因而尊之。至於文景，雖好黃老，博士仍具官待問。然諸子之言紛然淆亂，孔子之道雖大行，仍與諸教相雜，未能別黑白而定一尊。猶文王之化行江漢，三分有二，未大一統也。至武帝時，董仲舒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進。丞相田蚡亦好儒術，公孫宏請廣厲學官之路，立太常博士弟子，設甲乙科。元帝時，郡國徧立校官。於是天下仰流，百川赴海，共歸孔子之學。則天下混一，諸家息滅，無復儒墨之可對言，亦無九流之可並立。故太史公特爲孔子立世家，其贊曰：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於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列國世家，皆特書孔子卒。蓋尊爲一統共主也。其七十子則立仲尼弟子列傳以尊之。其後學以孟荀爲大宗，亦立傳焉。斯真史遷之高識別裁也。太史談之以

儒列於六家者。談本老學。其時未絕異教。故以儒與道墨班。猶遼夏之人。樂與宋並稱。夜郎欲與漢比。亦其宜耳。若史遷卽不爾。至於向歆之世。則天下之受成於孔學者。久以六經爲學。教出於一。既無異論。亦無異學。凡義理文字書冊。莫不統焉。歆之編七略也。旣獨尊六藝爲一略。統冠羣書。以崇孔子。猶編漢書者之尊高祖爲本紀。編宋史者之尊藝祖爲本紀矣。則七十子後學者。如子思、孟子、孫卿、猶高祖之有文景武昭。藝祖之有真仁英神也。不爾亦與七十子同爲宗室諸王也。其後學若陸賈、賈誼、董仲舒之徒。則其將相大臣也。編書之例。與編史之例同。則七十子後學者。亦宜爲五宗世家。蕭曹世家之比。宜附於本紀之後。不與外夷列傳班者也。屈原之文。皆引經藝。亦陳良之儔。傳仲尼之道者。則詩賦家。亦古詩之流。以太史公書附春秋家後例之。亦宜附詩家之末。然勿混正統。則與兵書、數術、方技。各分爲略。附於六經七十子後學記之後。如文苑、方術之各立專傳。尙無不可。唯名法道墨者。本各自爲教。如漢之有匈奴。西域。宋之有遼、夏、金、元。自爲異國。不相臣服。史家於文苑、方術之下。立外夷傳。俾其事得詳。而其體不與中國敵。體裁至善也。循斯爲例。則名法道墨諸家。其道不能廢者。宜爲異學略。附於七略之末。如晉書之有載記。乃爲合作也。今歆編七略。以儒與名法道墨並列。目爲諸子。外於六藝。號爲九流。是陳壽之三國志。崔鴻之十六國春秋。蕭方之十國春秋也。且儒者孔子之教名也。旣獨尊孔子之六經。而忽黜其教號。弟子與衰滅之教並列。則是光武修漢高之實錄。而乃立漢傳。匈奴傳。西域傳。西南夷傳。並列。俾文、景、武、昭、蕭、曹、絳、灌、與冒頓、烏孫、身毒、齊類而並觀。高宗修宋藝祖之實錄。而又立宋傳、遼傳、夏傳、金傳、元傳。俾真、仁、英、神、趙、普、曹、彬、韓、琦、富、弼之倫。與耶律、德、光、耶律、休、哥、阿、骨

打趙元昊，成吉斯，齊類而並列。有是史裁，豈不令人發笑哉！且九流之中，唯道墨與儒，顯然爭教。自餘若農家之學，則書存無逸，詩存七月生民，非農而何？論語言正名，易繫明罰勅法，非名法而何？典重授時，禮貴筮日，非陰陽家而何？若夫爲命之重，芻蕘之采，則縱橫家小說家，何嘗不兼納之？其中今乃以之與儒並列，而皆以爲出於古先一官之守。夫儒家卽孔子也，七十子後學者，卽孔子之學也。其中如繫辭、喪服傳、公羊傳之類，附經已久，七十子之書，與孔子不能分爲二學也。以七十子之學，僅出於司徒之一官，足以順陰陽，明教化而已。則是孔子之教，六經之學，僅得司徒一官，少助教化，其他則無補而十家之術，雖縱橫小說，反覆鄙瑣，亦得與孔子之道，猶水火之相生而相滅，仁義之相反而相成，宜各舍短取長，折衷之以備股肱之材，不知欲何怨何仇於孔子，而痛黜之深如此。出之異教之口，猶可出於歆家承儒業者，豈不大異哉！孔子之道，範圍天下，子思所謂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故乃公然貶之，大書七略以告天下，千古謗聖毀賢，無如此極。非狂禪之呵佛罵祖比也。考歆終日作僞，未必有甄綜九流之識，蓋爲操莽之盜漢，非爲金元之滅宋也。特自僞周官，欲託身爲周公，以臬宰一切，故兼收諸子，以爲不過備我學一官一職之守。因痛抑孔子，以爲若而人者，亦僅備一官守，足助順陰陽，明教化而已。陽與之，實所以奪之者至矣。唐人尊周公爲先聖，而以孔子爲先師，近世會稽章學誠亦謂周公乃爲集大成，非孔子也。皆中歆之毒者。但羣謗日終，不能以隻手遮天。孔子之道自尊也，唯自歆列儒家於諸子，而敍七十子於其中，後世因之，自荀勗中經簿錄，隋唐經籍藝文志以下，至國朝四庫全書總目，莫不從之。傳仲尼之正統。

者。僅列九流之一家。講小學之僞文者。乃爲六經之附庸。顛倒悖逆。至於此極。二千年中雲霧霧塞。如墮深窞。未有人變易之者。天下尙有公是邪。宜乎爲孔子之學者。日衰也。傳曰。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今大聲疾呼。以當鳴鼓之攻。別采羣書。爲七十子後學記。以附六經之後。以備孔門之學。庶學者知所嚴崇。興起而革。劉歆以儒平列九流之逆說。其詳見七十子後學記凡例。今不及。

歆抑儒家於九流。其謬固如此。而後之修史者。自班固以下。以儒林別立列傳。皆囿於歆之邪說。夫史記之立儒林傳。蓋武帝以前百數十年間。孔子之學未一統。伏生、申公之倫。皆獨抱遺經。經略方新。而反側未靖。史記紀其行事。特揭儒者之號。以表異之事之宜也。若至武帝厲學官。置博士之後。孔子之學。淹有四海。而猶拘拘以儒自表。無乃悖乎。後漢儒術尤盛。將相皆出其中。舉朝皆儒。別立儒林。尤爲無理。尤可異者。宋史爲尊朱子。以儒林道學。分爲二傳。薄孔子教名而不居。別爲異論。以易之。已如守成之主。無故而自更國號矣。而近世儀徵阮元。更附會以周官師。以道得民。儒以藝得民之說。夫儒者之名。始於孔子。一統之號。臣庶所尊。抑之爲藝。而以道專屬於師。又以師儒。不過我法中繫民之一。抑先聖之大道。以自尊。其瀆亂不驗之術。試問非儒何以爲師。非道何以爲儒。似此出於異教之口。已爲可怪。歆貶洙泗之國號。斥尼山之教術。而猶有尊信之者。此真離經畔道之尤者也。自漢迄明。其立儒林傳。皆名不正言不順之大者。今並糾於此。以正大義焉。

# 偽經考卷四

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辨偽第四

按古學惑人最甚。移人最早者。莫若漢書。自馬融伏東閣受讀後。六朝隋唐傳業最盛。二千年來學者。披藝受學。即便誦習。先入人心。積習生常。於是無復置疑者。古學所以堅牢不可破也。余讀史記河間獻王魯共王世家。怪其絕無獻王得書。共王壞壁事。與漢書絕殊。竊駭此關六藝大典。若誠有之。史公何得不敘。及讀儒林傳。又無毛詩周官左傳。乃始大疑。又得魏氏源詩古微。劉氏逢祿左氏春秋考證。反覆證勘。乃大悟劉歆之作偽。而卒無以解漢書也。以爲班固校書本從古學而然耳。今按葛洪西京雜記。謂漢書本劉歆作。班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劉知幾史通正史篇。亦謂劉歆續太史公書。卽作漢書也。蓋葛洪去漢不遠。猶見漢書舊本。乃知漢書實出於歆。故皆爲古學之偽說。聽其顛倒杜撰。無之不可。其第一事。則偽造河間得書。共王壞壁也。後人日讀古文偽經及漢書。重規疊矩。掩蔽無迹。故千載邈邈。羣官同暗室。衆口爭晝日。實無見者。豈不哀哉。重之曰。歆造偽經。密綴而工。寫以古文體。隆託之河間及魯共。兼力造漢書。一手掩羣。金絲發變。怪百代爭訂。訛校以太史公實實絕不同。奸破覆露。霧開日中。發得巢穴。具告童蒙。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

亦好書。所招至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從而游。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共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諡曰獻王。

史記河間獻王世家云：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二十六年卒。漢書本傳同。今按景帝立十六年。自前二年。下數二十六年。爲武帝元光五年。太史公書訖於天漢三年。上數至元光五年。獻王之卒。凡三十三年。則太史公遠在河間之後也。

太史公自序稱。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則天下凡有佚書出者。史遷莫不見之。故自序云：軸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自序又曰：講業齊魯之郡。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則山東諸儒之學。蓋皆詳訪而熟講之矣。

今考史記河間獻王世家。但云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十九字。下卽敘卒。若如漢書所敘。獻王得書等於漢朝。史遷好學。不應絕不敘。至於得周官、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尤爲藝林殊功重事。何以史遷於獻王世家絕不一敘。而總括六藝。作儒林傳。徧詳諸經。於詩則魯、齊、韓、於



禮則唯有高堂生士禮。於春秋則公羊、穀梁未嘗知天下有所謂毛氏詩、周官、左氏春秋者。何哉？若謂河間雖得古文先秦舊書，而史遷不獲見之，則史遷少講業齊魯之郡。毛氏詩、左氏春秋，既立博士，山東諸儒從之游者，必皆熟聞。遷生後三十餘年，親與山東諸儒講業，豈有六藝大業不獲一聞其名者？又身為太史，百年之間，詩書間出，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毛詩、左氏春秋、河間既立博士，彰明顯微，自必集於太史公，何以不獲一見？且左氏之書，則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漢書司馬遷傳贊，敘其作史記所援據之書，亦曰據左氏國語。與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皆為敘事之書，可知左氏之書分國為體，並非編年，而為春秋作傳。故儒林傳敘春秋之學，有公羊、穀梁，而無左氏。以其紀事而不釋經，與春秋絕不干涉。太史公自序，尊春秋至矣。其為世家列傳，多據左氏。其熟精左氏至矣。使左氏有經文釋義，史遷博達，宜扶微學，何味味焉誣其為國語，置之與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同列，而黜之於公羊、穀梁之外哉？其事至明淺，學者一加詳考，未有不失笑其紕漏噬豔者也。

歆陰竄易左氏國語為編年，而以為春秋傳，偽為周官以改禮學，又偽毛氏詩以證之，以傳記引逸書數十篇，易於偽託，先為古文書，於是以前所偽作書，皆號為古文。至易所傳，尤彰彰無可下手，則為費氏易，以為古文，以影射之。左氏突出公穀之外，恐人不信，又偽鄒氏夾氏俱為傳，以映帶遺書之多焉。既挾校書之權，作為七略，肆其竄附矣。猶恐無可徵信，於是輯爾雅作漢書，以一天下之耳目。見史記河間獻王世家，有好儒學三字，以為藩王之力能購書也。於是將生平偽撰之書，一舉而附於河間傳中，以證成其真，而陰滅其迹。故史遷僅言獻王好儒學，歆即云修學好古，以其偽作古文伏之矣。以己之

出於欺也。則云實事求是矣。國朝經學家。動引河間之實事求是。而不知爲歛說語也。於是首敍金帛之招善書。次敍四方道術先祖舊書之多。奏三敍其得書之等於漢。蓋漢祕府本無其書。必云河間等於漢。乃可立也。四敍淮南好書。以影射而實其事。鄭重重複。又敍而後。乃云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於是直以其僞著之周官。毛氏詩。左氏春秋。爲曾立博士。而以儒林傳應之。於是證佐分明。無可搖動。而僞書行。豐蔀數千年。人人皆在其禪中。而莫能窺之矣。

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按史記魯共王世家。無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事。史遷好學。又爲太史。天下遺文古事畢集。不應共王得古文經傳。而不知其事。不見其書。正與獻王傳同。皆歛之僞竄者也。本傳但云得古文經傳。不著何經。藝文志稱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則共王與獻王同得尙書禮記。然即使獻王在武帝初。共王在武帝末。相距數十年。則獻王之古文尙書應大行。何以山東諸儒未嘗有之。俟共王得書後。而孔安國乃傳之哉。其自相矛盾。作僞日勞。抑可概見。且按以共王本傳。二十八年而薨。爲元光六年。正在武帝初年。下距巫蠱事。將四十年。不知安國何以久不獻也。其誣妄支離。不待辨矣。

據藝文志。劉歆傳。河間獻王傳。古文書禮禮記。共王與獻王同得。而皆不言二家所得之異同。豈殘缺之餘。諸本雜出。而篇章文字。不謀而合。豈有此理。其爲虛誕。卽此已可斷然。藝文志又言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依劉歆校。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是古文禮淹中。又得淹中。及孔氏所得。與

十七篇同一相似同一多三十九篇不謀而同絕無殊異焚餘之書數本雜出而整齊畫一如是雖欺童蒙其誰信之而欺給數千年無一人發其覆者亦可異也



# 僞經考卷五

漢書儒林傳辨僞第五

欲修六藝略，既盡竄僞經，徧布其中矣。無如僞書突出，師授無人，將皆疑而莫之信也。於是分授私人，依附大儒，僞造師傅，假託名字，彌縫其隙，密之又密，所以深結人信者在此。然范升已謂左氏師授無聞矣。案經久遠，無不破露，今發其覆，作僞之勞，不足供一啜也。獨是毛亨、毛萇，以無是子虛，竊兩廡特豚之祀，崇德大典，等於兒戲，劉歆有知，應笑天下愚儒，固易欺給耳。今將其僞造源流，條辨於左。

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適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奸七十餘君，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敍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

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毆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賈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儒林傳文。大概用史遷之舊。而稍加增竄。一事。綴周之禮。史記無此語。十七篇。蓋孔子所作。非周禮也。欲藉以實周官耳。二事。蓋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爲之傳。史記孔子世家有此語。無爲之傳字。易辭皆孔子作。欲改爲文王作上下經。孔子作十翼。故云爲之傳。此微意而暗竄於此者。三事。六學

從此缺矣。秦焚六經未嘗亡缺。辨見前。欲既杜撰於此。復竄史記中以實之。四事六經之序。先詩次書。次禮樂。以易春秋終之。辨見前。欲既思易舊說。於七略改之。今復改云。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乃及詩。所以遂其說也。然不敢遽及古文諸偽經。亦可見其有畏忌之心。或忽略之意。諺所謂千慮不如一實也。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野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筮。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爲大中大夫。齊卽墨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調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礪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繇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

傳稱田何授雒陽周王孫。丁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按周王孫名氏。不見於史記。而丁寬讀易精敏。學成東歸。何至曰。易以東矣。是寬已盡何之道。爲傳道弟子。餘子莫及。周王孫古義。其傳自何耶。則寬當知之。其非傳自何耶。則正如趙賓之小數。隱士之異說。寬爲何高弟。豈有爲所惑。而從而受之。

之理。推其特提古義二字。實欲託於本師。以爲其費氏之根柢。其他或當有傳費氏源流。文隱不可見耳。藝文志首列易傳周氏二篇。楊何王同。丁寬皆在其下。猶羣經之皆先序古文經也。又有蔡公二篇注云。事周王孫。蔡公無名字爵里。猶毛公。賈公。膠東。庸生也。何之古義。不授諸王同。丁寬。服光。而獨授諸周王孫。猶孔安國之古文。不授諸兒寬。司馬遷。而獨授諸都尉朝也。古五子十八篇。古雜八十篇之目。及漢書律歷志。所引古五子之文。皆所偽造。以映帶古學者。其作僞同一術也。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邱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邱賀爲少府事多。適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郎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萸。如少路。郎邪郗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讎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喜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菱莖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切。以此不見信。喜舉



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邱賀。字長翁。郎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郡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殿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張。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元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郎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寶。張爲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邱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

河南乘宏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按傳深詆孟氏學之矯誣。以爲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獨傳者。又詆京焦爲隱士之說。而託之孟氏。異於田何。近人惠氏棟。王氏鳴盛。張氏惠言。主張漢易者。皆詆班固不通用梁邱賀之單辭。皆非實錄。惠氏並主張趙賓改箕子爲蒞滋。而又自改爲其子讀爲亥子。見周易述。其妄不待言。番禺陳氏澧。又主費氏諸家之辨。雖有是非。皆未中肯綮也。卦氣消息之說。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以乾坤二卦附之。於六十卦之列。分主六日七分。其於聖人首乾坤爲天地之義。似有難解。然所出甚古。西漢緯書及經說皆然。蓋孔門有是。戰國儒術既繼。儒者無由自進。言仁義。則人主憚聞之。而禍福吉凶者。人主之所畏也。故說春秋者。附會災異。說尙書者。附會五行。說易者。附會陰陽。以聳動人主。而求售其術。自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禱祥度制。推而遠之。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史記。孟子荀卿傳。爲陰陽消息之學所萌芽。及秦皇漢武。好神仙禱祠。方士並進。故史記封禪書稱。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無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之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今以漢志考之。易家有雜災異三十五篇。神驗五篇。圖一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神驗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此已爲京房災異所始矣。陰陽家有宋司星子章三篇。公搆生終始十四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雜陰陽三十八篇。五行家有秦一陰陽二十三卷。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

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太元陰陽二十六卷。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務成子吳異應十四卷。十二典吳異應十二卷。鍾律吳應二十六卷。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鍾律消息二十九卷。黃鍾七卷。刑德七卷。著龜家有周易三十八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易卦八具等書。實其所祖。本爲陰陽占卜之書。諸儒欲以術動時主。故附之入易義耳。於是大儒若董仲舒亦專以災異說春秋。傳開陰閉陽以求雨。開陽閉陰以止雨之術。春秋繁露·求雨止雨兩篇。蓋或有別傳。後儒爭以說動人主。眭孟言大石立。儼柳起。漢當傳國。雖被誅。而宣帝既立。事有徵驗。子亦爲郎。夏侯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其族子勝從始昌受尙書。及洪範五行傳說。吳異昌邑王數出。勝當乘輿。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京房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翼奉以五際說詩。俱見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蓋以占驗禍福動人主。漢時五經家皆然。京房應時而起。託之於易以行其說。或孔門有是而附益之。蓋本五行家。吳異占驗鍾律消息而作。其稱焦延壽者。是否假託未可知。漢人欲行其說。無不依託於經。如公羊傳之母以子貴。左氏傳之其處者爲劉氏。皆漢儒竄入。以重其經。猶佛氏之起。以咒術治鬼神猛虎毒蛇。於是人皆敬畏之。而其

道以行。傳錄所載二十八祖。及晉之佛圖澄。梁之陸法和。皆是。今西藏紅教。猶其緒餘。開國之始。神叢孤鳴。西漢災變之學。亦其類也。至於王莽。尤尙讖學。光武染其餘風。以讖立王。梁爲司空。桓譚。鄭興。攻讖則譴責。楊厚。郎顛。占驗有應。則尊顯無倫。史記六國表引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魏相稱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其說所出。源流深遠。然仍是讀易別錄之書。於聖人之經。無預焉。唯與說卦震東方也。離也者。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其義同。於是爲孟京學者。藉口之祖。唯法言問神篇。易損其一。蠱者。知闕焉。論衡正說篇。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所謂逸易。隋志以爲卽說卦。此楊雄。王充所見。西漢舊說。則說卦必焦京學者所傳授。易緯。乾鑿度。稽覽圖。或爲其學者所附會。其消息辟卦並同。五行家有鍾律消息。則消息二字所本。或亦本爲易義也。張衡謂緯書起於哀平間。則易緯固在京房後。其用京易。無足疑也。故後漢書方術傳曰。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益可見爲數術雜占之學。孟京俱言卦氣消息。辟卦雜氣。李鼎祚周易集解。惠棟易漢學。所引可見。則孟京二家似出於一。然孟氏實有出於田王孫者。漢書藝文志。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此乃得之田何者。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此則易家候陰陽災變。孟氏傳之焦京。或焦京所託。今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是。焦贛易圖略。亦有此說。若虞氏自奏。稱五世傳孟氏易。見三國志本傳注。而納甲之說。全用參同契。自奏言郡吏陳桃。夢道士子臣。易六爻吞之。見三國志本傳注。誕妄無稽。然益見仲翔得自

道士異教之學。惠棟、張惠言等知辨宋人先天之圖。出於道家。不知卦氣納甲之圖。亦出方士道士之所傳。齊楚佩劍。皆未得也。然源流既遠。且西漢博士之說。非劉歆所僞。別見易漢學辨。今不詳。

孟易雖言吳變。然梁邱賀以筮近幸。與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諸人正同。是賀亦候吳變。不獨喜有之。智安能以改師法責喜。傳云云者。蓋西漢以後。施梁邱稍微。而孟京最盛。歆欲以費氏奪而易之。故誣辭巧詆耳。觀其下云。劉向以爲諸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則不以爲孟氏異於施梁邱氏。而僅以爲京氏異於孟氏。蓋前主攻孟。後主攻京。攻京之時。並忘其攻孟之言矣。矛盾如此。豈不哀哉。又歆欲代孟京之統。故以孔子十翼厭勝之。而痛詆吳變之非。其繼不能遂。乃襲取其說。而改其面目。敷衍支離。抑又甚焉。是心勞日拙之明效矣。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郎邪王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尙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闕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費氏易爲劉歆僞撰。辨見前。其云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考後漢書儒林傳。陳元、鄭衆、馬融、鄭元、荀爽。皆傳費氏易者。今以周易集解考之。其說採卦氣消息。辟卦。世應。飛伏。鄭氏獨

傳爻辰。主分野互卦之說。按分野之說。周官左傳國語有之。雜見於漢書天文地理志。並移以說易。皆歆所創也。錢氏大昕曰。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受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澄研堂文集答問。得其所自出矣。經典釋文序錄云。費直章句四卷殘缺。則費氏有說明矣。其所僞作費氏易。蓋深攻孟京。力主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上下經。據孔子以折諸家。又因繫辭。而造之卦互卦之例。有悅漢紀云。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及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雜竄之於左傳。又竄之於史記。以易舊說。如左傳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若是者數條。又凡卦筮須有所指。周官左傳國語。並言分野。故又以分野之說。竄入卦筮。然則費氏章句。周易分野。皆歆所作於七略奏上之後。故七略無之。或歆自匿其章句。授之弟子。而不著之歟。王弼之易。亦出費氏。蓋弼祖其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上下經之說。故描畫象數。獨標卦爻承應之義。其說大行。以傳此言爲之本故也。是至於今猶歆之僞易也。然易之經文亡恙。以爲脫去無咎悔亡。特歆崇古抑今之僞說耳。以象象繫辭說易。還孔子之舊義。雖出劉歆之說。然歆內主張爻辰分野。以爲卜筮十翼解經。特其假借之言。實非歆學也。且實光明無弊。不必以人廢言。於今學捕說卦之僞文。於古學刪康成之野象。歆矯僞六經之罪。於易差可末減乎。至十篇之說。史記不著。孔子世家及說卦。蓋劉歆竄入者。序卦雜卦二篇。義理薄淺。王充隋志以爲後得。雜卦師衆也。比。輔也。震動也。透。遇也。與歆僞爾雅合。蓋亦歆所僞造者。爾後十翼之說所由出也。與高氏易辨見藝文志。

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

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西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說。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適黜其書。

古文之僞。辨見藝文志。其傳授源流。亦歆僞託也。史遷所引篇目。無一出今文外者。今史記所說。與今文無不合者。其僞決矣。孔安國授之兒寬。今文。歐陽大小夏侯。皆出於寬。則皆出於安國。何歐陽大小夏侯。無一人聞十六篇之書說。而都尉朝獨聞之。何安國之偏。而都尉朝之幸也。邪。博士同出一師。而百餘年。無一人說及古文。及都尉朝事。何其疏也。安國傳寬。寬傳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猶當宣帝時。爲博士。論石渠。高三傳。乃至嬰勝。則八傳矣。見儒林傳。又安國再傳爲簡卿。三傳爲大夏侯勝。五傳乃至孔光。見儒林傳。孔光傳。又安國四傳爲小夏侯建。七傳乃至趙玄。見儒林傳。玄。哀帝時。御史大夫。孔光爲太師。是時名儒光祿大夫。則安國八傳之嬰勝也。以今學經八傳而至勝。都尉朝再傳而至胡常。卽當哀平之世矣。卽云老壽。何相去之遠乎。徐敖者。則傳毛詩之人。王璜者。則傳費氏易之人。胡常者。又傳左氏之人。蓋皆歆私人也。僞撰姓名。亦不能多撰。慮其洩漏。故於古人。則河間。魯共。孔安國。於時人。則胡常。徐敖。王璜。並徧傳古學諸經者。但安國之本。出於共王。不識河間諸古文經。

齊魯諸儒何遂無傳耳。作偽終有彌縫不密之時也。歆爲國師，瑣瑣貴顯，此其昭昭也。胡常、徐敖情不及少待，然陳俠、蕭秉皆爲王莽講學大夫，蓋傳其學，無不貴顯者。歆蓋假借莽力以行其學者也。漢世尊經，故多僞經之人。河內女子之說卦，秦誓逸禮爲之始，張霸百兩爲之中，劉歆述其餘，風爲之終，而集其大成云。霸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者，實則歆采霸僞書而作書序，並竄之入左氏傳耳。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史記河間獻王世家，儒林傳，無毛詩。此是鐵案。南山可移，此文不可動者也。歆爲漢書，處處稱獻王，所以實毛詩周官之事，辨見藝文志。其云毛公者，真託於無是公者也。毛公定樂而毛詩乃不知詩之爲樂章，以草蟲入於采蘋采芣之中，又以楚茨甫田爲刺幽王，投壺雅歌詩有伐檀白駒，而毛公不知惡在其傳詩乎。徐敖受尙書於胡常，常是成哀間人，而爲毛公三傳弟子。考之三家之傳，皆七八傳乃至王莽世，蓋作僞者仍不能妄援廣引也。移博士書云，博問人間，唯有趙國貫公，殆卽長卿，又以爲傳左氏傳者，皆歆杜撰也。徐敖蓋歆私人，受歆僞經者，後書稱謝曼卿受詩於陳俠，此歆所傳者歆，其詳見毛詩僞證。若毛公分爲二人，有大有小，名享名長，又名萇，此則歆之重僞，又歆所未知者。

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傅子成及翟方進，郎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



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嬰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嬰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嬰等補吏。嬰爲宏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劉氏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張蒼傳曰。好書律術。曰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術。曰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曉。而尤邃律術。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術事而已。不聞其修左氏傳也。蓋歆以漢初博極羣書者。唯張丞相。而律術及譜五德。可附左氏。故首援之。賈生傳曰。能誦詩書屬文。曰頗通諸家之書而已。亦未聞其修左氏傳也。蓋賈生之學。疏通知遠。得之詩書。修明制度。本之於禮。非章句訓故之學也。其所著述。存者五十八篇。大都篇一事。春秋篇九事。先醒篇三事。耳痺篇一事。喻誠篇一事。退讓篇二事。皆與左氏不合。唯禮容篇一事。似采左氏。二事似采國語耳。蓋歆見其偶有引用。卽誣以爲

爲左氏訓故。授趙人賈公。又曰當孝文時。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公當卽毛公弟子賈長卿。故所云賈公遺學。與祕府古文同者也。曰賈生弟子則誣矣。張敞傳曰。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其所陳說。以春秋譏世卿最甚。君母下堂。則從傳母。皆公羊義。非尹氏爲聲子。崔杼非其罪。宋共姬女而不婦之。謬說也。蕭望之傳曰。治齊詩。曰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其兩電對以季氏專權。卒逐昭公。伐甸奴對以大十句不伐喪。亦皆公羊義。石渠禮論。精於禮服。未聞引左氏也。善左氏。薦張禹。亦故附會。要之此數公者。於春秋國語。未嘗不肄業及之。特不以爲孔子春秋傳耳。故不託之名臣大儒。則其書不尊不信也。

按故古文之學。其傳授諸人名。皆故僞撰。而其發端。則自左氏始。左氏書藏於祕府。人間不易見。自非史遷劉向之倫。不可得讀也。漢世重六經。以春秋爲孔子筆削。尤尊之。於時公羊盛行。穀梁亦賴宣帝追衛太子之所好。得立於學。故思借以立異。校書時。發得左氏國語。乃引傳解經。見楚元王傳。自爲春秋之一家。劉歆校書。爲王莽所舉。尹咸校數術。殆黨附於莽。故者房鳳。則王根所薦者。王嬰。則外戚。非經師也。是四人者。共校書。鳳。嬰。所校。不知何書。尹咸校數術。其經術不如歆。可知。歆又挾權寵。故房鳳。王嬰。尹咸。咸附之也。孔光。嬰。勝。師。丹。皆大儒。知其僞。故不肯助也。考孔光。號稱依阿。而不肯助。蓋曾叔祖安國。祖延年。父霸。爲孔子傳經之世嫡。未嘗聞此。故不肯助也。若孔氏確有古文。安得不助歆哉。諸古文爲僞經。此可爲一鐵案也。師丹勅之。公孫祿以爲顛倒五經。誠不妄矣。故既以左氏附於尹咸。故託所出於尹更始。所謂章句者。蓋歆所僞託也。因僞造張蒼。賈誼。張敞。劉公子。又託賈誼爲傳。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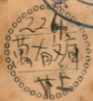
所云貫公者，歆移書所謂傳問民間，唯趙國貫公學，與此同也。所云河間獻王博士，則獻王傳所謂立左氏春秋博士，移博士書所謂皆有符徵，外內相應也。所云貫長卿者，卽傳毛詩之人也。所云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者，猶孔安國尙書遭巫蠱難，未及施行，蓋實無其事也。所云胡常者，傳庸生之古文尙書，以授傳毛詩之徐敖者也。常又從江博士受穀梁，授梁蕭秉君房，其果有是人，爲歆之所付，豈其爲歆僞託，皆不可知。要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猶言毛詩本之徐敖，護、敖皆爲歆私人而已。本之劉歆，則自不能誣耳。歆諸經皆託之於人，唯左傳則任之於己，以左傳爲歆立僞經之根本，故不能託之人也。考胡常無論爲真與否，卽以此傳質之，其弟子蕭秉爲莽講學大夫，與尹咸、翟方進並受左氏於尹更始，則是元成間人，與歆同時者也。徐敖從之受古文尙書，益少後矣。胡常於安國古文，自都尉朝、膠東庸生，本三傳於貫長卿，春秋左氏傳，自張禹、尹更始，亦三傳。徐敖既後於胡常，敖傳毛詩，自貫長卿下，僅解延年一傳，抑何其乖舛乎。合而觀之，其作僞之迹，故爲錯互，如見肺肝矣。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之學，恐亦劉歆所僞爲也。傳文敍穀梁氏之學，忽插入尹更始、房鳳之左氏，恐亦歆之原文，而自房鳳字子元至青州牧，或孟堅因而添入者歟。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瀰盛，支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一經之說。至於百餘萬言。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字。繁冗至此。其去丁將軍之易說。僅舉大誼。申公之詩訓。猶有闕疑。滋蔓支離。抑已甚矣。楊雄法言曰。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繁說。宜見篇。蓋爲通人所厭久矣。欲窺見此指。造作古文。而掃除今學。杜賈扇其風。馬鄭揚其波。迄漢晉之間。今學盡滅。下迨唐宋。掃地無餘。昔之數百萬言者。穿穴於遺文中。僅得萬一。雖欲僞亂之罪。固不容誅。亦祿科之徒。不知大誼。繁其章條。穿求崖穴。有以貽口實。而藉寇兵也。嗟夫。西漢學者。譎譎自尊之時。豈知百餘年間之亡滅哉。今之學者。尊聖人之經。而不求之經緯天人。體察倫物之際。而但講六書。動成習氣。偶涉名物。自負蒼雅。叩以經典大義。茫乎未之聞也。徐幹中論曰。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由學篇。迂滯若是。欲不亡滅。其可得乎。此亦識者所爲遠念也。



14045



14

43-1  
0730